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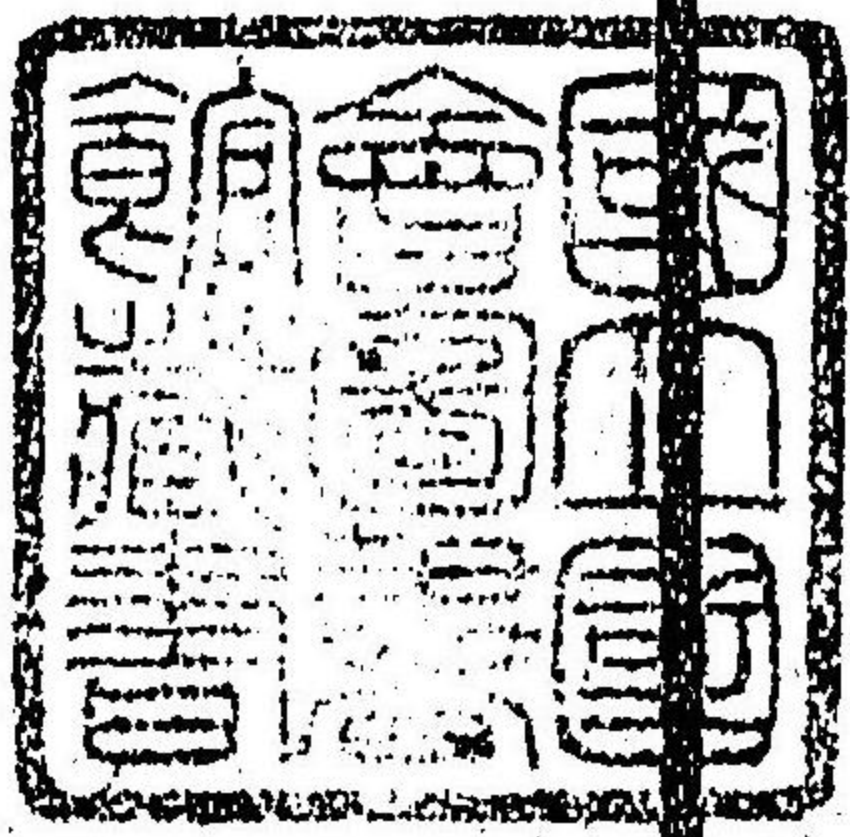
日本外史卷二

源氏正記

源氏上

源氏。出自清和天皇。天皇宮人王氏。生貞純親王。敘四品任兵部卿。稱桃園親王。親王二子曰經基。曰經生。皆賜姓源氏。經基有武幹。善騎射。以親王為帝第六子。世呼經基曰六孫王。天慶中。為武藏介。平將門之反。間行入奏之。因拜從五位下。從藤原忠文。伐將門。又從小野好古。伐賊黨藤原純友。終敘正四位下。任鎮守府將軍。子孫世為武臣。其旗用白。有八子長滿仲。生于攝津多田。襲父職位。得關

源氏
所自出以武幹三
字扼定通章



藤原圓與小鳥
拔圓相對
天梯石棧相鈎連
具此筆勢方可作
合傳

東土心。冷泉帝安和二年。中務少輔橘繁延。前相摸介藤原千晴等。密謀挾為平親王。奔關東為亂。滿仲與焉。已而滿仲與繁延有隙。遂自首。以攝政藤原實賴旨。與弟滿季。捕繁延。千晴流之。當是時。京師騷擾。如天慶之亂。云滿仲嘗謂武臣衛天子。不可無利刀。乃召筑前良治。某鍛鍊六旬。得二刀。曰截鬚。曰膝圓。傳之子孫。滿仲官至左馬頭。及卒。贈從三位。四子賴光。賴親。源賢。賴信。源賢為僧。賴親坐與興福寺僧鬪。處流。子孫居大和。稱大和源氏。賴光材武有名。為東宮大進。永延中。攝政藤原兼家造新第。落之。賴光遺馬三十匹。以分賓客。兼家子道隆襲攝政。其弟右大

叙四子兩川撤筆
一賴光好客賴信
事道兼欲刺其兄
知私恩而不知公
義問人骨肉殘人
手足虛冒通篇瀟
蓋一切
以勇敢提賴信開
下無數文字如高
屋建瓴層累而下

寫賴信謀畫不凡
為勇敢二字註脚

將道兼與之爭權。賴信素事道兼。謂賴光曰。吾力能刺道隆。使我主代之。賴光掩其口曰。毋妄言。事敗。肝腦塗地。汝主亦豈可晏然止哉。賴信乃止。賴光有三子。長賴國。子孫世居多田。稱攝津源氏。賴信尤勇敢。善用兵。長元中。為甲斐守。會上總介平忠常作亂。朝廷令上野介平直方將東海。東山兵討之。三歲不能平也。乃以賴信為常陸介。代之。賴信聞命。即往。人勸其待兵集而進。弗聽。遂率子賴義等。進赴鹿島。忠常奪舟。列柵海岸。不可濟。賴信計示弱。怠之。使使請和。忠常不肯。於是聚眾議戰。眾謂其無舟筏。宜循海赴攻。賴信曰。不可。賊恃險。吾直渡。攻其不備。可一戰下。

賴義不愧肖子

為義家先立小傳
使人知其不凡

也。間有淺處。可騎渡軍中。豈有知之者乎。有高文者。自稱知之。馳入海。行立葦為表。賴信麾軍從之。忠常驚怖。出降。斬之。效首京師。以功敘從四位上。任上野常陸介。賴信謝曰。臣藉天威。得不血刃而降強賊。何功之有。臣老矣。不堪遠任。願得改守丹波。非所敢望也。不許。子賴義沈斷。有武略。為小一條院判官。代每從獵。善用弱弓。殪猛獸。平直方。奇其才藝。以女妻之。既而賴義夢八幡神。賜劍。其妻有妊。生子。賴義喜曰。此兒必與我家。因名義家。及長。冠干八幡祠前。稱八幡太郎。濶達。英果。善射。每有征行。未嘗不從。賴義為相。摸守州俗好武。賴義義家撫以恩威。豪傑爭服。樂

安倍賴時以子貞
任請婚之嫌反復
無常不免於死

為之用。當是時。陸奧豪族安倍賴時。并諸部落。為六郡酋長。國守與秋田城介。合兵伐之。賴時逆擊。大敗之。白河關。以北。傅海盡叛。附焉。朝議以賴義為陸奧守。與義家及次子義綱。率兵赴伐。會大赦。賴時解兵而降。臣事賴義。賴義遂兼鎮守府將軍。永承七年。任滿將還。入府視事。賴時厚犒其軍。既罷。歸國府。宿于阿栗川。有人夜襲藤原光貞營。初。賴時長子貞任。請婚於光貞。不聽。以故報之也。於是賴義欲執貞任。賴時乃舉兵反。據衣川關。賴義奏請再任。發兵伐之。賴時婿藤原經清。平永衡。來屬官軍。或告永衡與虜有私。賴義捕永衡。斬之。經清亦不自安。遁歸於賴時。賴

貞任以魁傑二字冠之此文中旗鼓使人知為勦敵

貞任校悍

幸有死聲華人不然亦因矣

賴義孤掌難鳴高任私徵官物使兵

時族富忠勇而有衆賴義以敕旨諭應官軍賴時亦親往說之賴義令富忠伏兵要擊獲賴時誅之而貞任軍猶張貞任魁傑善用兵官軍數不利屬歲比饑糧食不給天喜五年賴義奏請徵兵食其十一月自將兵千八百擊貞任于河崎會大風雪人馬凍飢貞任以選兵四千戰于鳥海縱左右翼大敗我軍我軍所餘僅六騎虜急圍之矢下如雨賴義義家皆傷馬從騎下而投之義家與藤原範明等縱橫奮擊虜兵相警曰八幡太郎也遂退去賴義既免乃奏兵食不至遠近皆然且出羽守不與臣戮力於是詔罷出羽守新守至亦不敢來援貞任勢益張令經清以私符

徵官物

徵官物令曰用白符勿用赤符赤符官符也賴義益困對守數歲康平五年任滿詔高階經重代任國民慕賴義不服經重經重不得已而去於是賴義矢必滅虜使人說出羽會清原光賴及弟武則諭以大義七月武則率子弟以下萬餘人而至賴義以三千人會議于營岡為七陣以武則等分將之而自將第五陣進至萩埒將攻小松柵以凶日不果會清原氏候騎誤失火民家柵中大囂賴義謂武則曰機不可失拘日何為對曰我兵怒如火宜及此時用之乃遣騎兵絕其衝路而步兵薄攻之深江是則等以死士冒險入柵虜大擾貞任令弟宗任出戰賴義以麾下橫

雖機被敵健有將

功
高則不覺其功

擊破之虜遊軍又襲我第七陣亦擊大破之虜遂棄柵走
乃焚柵而退會霖雨留旬餘磐井以南盡應宗任侵奪我
糧道賴義分兵赴拒九月貞任瞰我兵寡以精騎八千來
襲武則曰我客兵糧乏利在速戰彼不坐困之而來戰是
自投首也賴義大喜為長蛇陣逆戰半日大破之追走至
磐井河曰吾欲乘機遂搆其巢穴也則令武則以八百騎
夜追之武則更揀死士五十自間道焚貞任營內外合擊
虜軍大亂走保衣川之險賴義家進攻之河水方漲武
則等戰不利見河岸有樹覆水武則使趨捷者攀樹踰河
縱火虜營貞任駭走賴義追擊連破二柵進拔烏海柵乃

振筆疾書暢所欲言
有聲有色

會將士飲謂武則曰吾得至於此子之力也子視吾面目
奚若也對曰臣為將軍執鞭何力之有將軍盡忠於天子
暴露千野十餘年頭髮皆白天地為動將士為奮破虜如
決河臣今視將軍髮復半黑也即獲貞任則全黑矣賴義
喜又進破三柵追貞任至廚川柵柵據水澤高壘深塹塹
中植刀以死守之殺我兵數百人賴義令壞人家埋塹下
馬遙拜京師手取火號為神火投之會風起壘柵皆火我
軍因急圍之虜殊死戰武則解其一角虜逃走賴義擊虜
之貞任乃獨身出鬪我兵叢刺之不殊載之巨楯六人昇
之至賴義視之腰圍七尺長稱之賴義數其罪斬之及其

用舍方排之方得
擒斬賊賊二字論
之極當

此時而僅爾為
臣下專權自主伏
根
與謝落筆意
張別切指陳言皆
有物表明心跡語
語由中誠實治

子千代其弟重任。經清亦被縛至。賴義命用鈍刀斬之。曰。猶能用白符乎。宗任等皆降。賴義見柵中有所虜掠美女數十人。盡分賜將士。六年二月。使人齎貞任以下首獻闕下。詔敘正四位下。任伊豫守。敘義家從五位下。任出羽守。義綱為左衛門少尉。清原武則為鎮守府將軍。八月。賴義建八幡祠于鎌倉鶴岡。賽戰功。七年春。賴義義家以諸降虜入朝。奏請賞有功將士。朝議未許。以故未赴任。任國不登。以私資濟貢賦。如是二年。上書請重任。曰。臣聞人臣建勲功。受恩賞。和漢古今所同也。是以或有起徒隸而係金紫。出卒伍而至將相者。賴義以功臣之裔。效恪勤之節。舊

安之策。避此精詳
陳思自試之章。尚
多煩縟。淋瀝悲壯
縷骨銘心。借事發
揮。胸銘無質。因時
勢以立言。景全神
而抒寫。此屬中權
扼要。非由浪使才
華

矣。適東夷蜂起。侵盜郡縣。抄略人民。六郡之地。不服皇威者。數十年矣。及於近歲。日益猖獗。賴義以永承六年。受任彼州。至天喜中。兼帥鎮府。臣仰鳳凰之詔。以向虎狼之國。被堅執銳。身受矢石。暴露千里之外。而出入萬死之途。藉天子之威。與將卒之力。終得奏其功。其渠帥安倍貞任。藤原經清等。皆伏誅戮。傳首京師。其餘醜虜。安倍宗任等。束手歸降。掃其巢窟。收之縣官。叛逆之徒。皆為王民。乃蒙錄功績。得守伊豫。臣忝聖恩。欽荷不暇。而以鎮服餘燼。猶留奧地。且征戰之際。有功勞者十餘人。為請抽賞。未得裁許。是以不敢赴任。況去歲九月。被賜任符。遲引之罪。出不獲

將上項事一總組織之工無懈可擊

其必有異當於言外求之

已四歲之任。空過二稔。不能徵納官物。而封家納官。督責如雲。仍以私物。且償進濟。聞彼州吏言。頻年旱凶。田無秋實。民有菜色。臣謹按備例。延蒞境之年限。以救闕國之涸弊者。其人寔繁。況致希世之功者。寧無殊常之恩。昔班超以三十年平西域。今賴義以十二歲誅東夷。遲速優劣。採擇非難。饒無受千戶之封。曷不許重任之典。望請天恩。哀矜臣意。忝賜允可。使臣徐得處興復之計。以致辨濟之方。臣不任懇款。先是。諸降虜皆處流。義家愛宗。任勇特親信之一。一夜。問所私女子。乘車而往。獨宗任從。心陰圖報。復拔刀窺車中。見其睡。不敢發。後遂傾心事之。義家嘗過藤原

憲宗任學兵法皆為下文作勢以見義家非徒尚勇

謝叙三事文勢乃

叙武則孫直衡為親族相攻宜往助焉

賴通第。談陸奧戰事。博士大江匡房在別室。聞之曰。好男子。惜未知兵法。宗任微聞之。慍告義家。義家曰。其或然。見匡房出。禮之。遂就學焉。承曆三年。美濃亂。詔義家往定之。亂人聞之。皆遁。延久三年。陸奧亂。守源賴俊討平之。賴俊者。賴親孫。賴義從姪也。永保二年。賴義卒。三年。詔義家為陸奧守。兼鎮守府將軍。初。清原武則有二子。曰武貞。武衡。武貞生真衡。又納藤原經清之寡婦。生家衡。亦養經清子。清衡。而真衡為嫡嗣。家衡清衡以下。皆臣事之。其姑夫吉彥秀武。以事怨真衡。舉兵背之。真衡赴攻之。秀武使人說家衡。清衡襲其虛。真衡乃還救。已而聞義家至。迎饗之。復

能勝其人即可縱橫寰宇正激法

即聖學兵法之效

從千任口中真原名簿選應上文仰承俯注

出義光以勇智多技發端

往攻秀武二弟。又來襲義家。從兵入其城。拒卻之。義家自赴出羽。攻家衡。不利。還。武衡喜。來謂家衡曰。子克八幡太。郎。我曹之榮也。當與戮力。遂合兵。據金澤柵。義家大怒。寬治元年九月。自將數萬騎攻之。去柵數里。望見雁行亂。曰。是有伏也。縱兵搜索。果獲麀之。謂衆曰。兵法言鳥亂者伏也。我不學則殆矣。遂進圍柵。相摸人鎌倉景政挑戰。敵射中其右目。景政不拔箭。而索射已者。終射殺之。武衡據險死。關多傷我兵。又使卒千任者。託言義家曰。汝父納名簿於我。以灌克敵。簿見在我。汝何以負我。義家怒。攻之。未能下。義家弟義光。稱新羅三郎。亦勇智多技能。是時為右兵

吹笙承多技用實

鬼武角勝承勇學用虛步

衛尉在京師。聞兄軍不利。奏請赴援。不許。遂舍官赴之。義光素好音。嘗學笙於豐原時元。是時時元已死。其孤子時秋送義光至足柄山。會月明。義光因吹笙。盡授所學訣。別遂至陸奥。義家喜。泣曰。吾見汝猶見先君也。乃與俱進攻柵。固不拔。義家因會食。設勇怯兩列。以勵戰士。義光從臣腰季方。無日不列勇列也。吉彦秀武降在我軍。進說宜持久困之。義家從之。下令休戰。武衡使人來言曰。我軍苦無事。我有健兒龜次。請得一力人角之。乃遣鬼武者。勝而殺之。虜愧憤出戰。已而虜食盡。出羸兵來降。秀武曰。是紓糧也。宜斬。義家又從之。虜益窘。因義光乞降。不聽。再乞。且請

謂武衛用本地風
光法即收合納名
簿之詔
此乃私門廷議良
是

義光臨柵中為要約。義光欲往。義家止之。乃使季方往。虜
露刃待之。季方夷然。武衡賂之以金。季方卻之。曰。我輩將
旦暮分取之。不煩汝賂也。撫刀而出。時天漸寒。軍士恐凍。
一夜。義家出令軍中曰。燒我營取煖。今夜虜柵陷矣。不復
用營也。黎明。柵中火起。家衡遁。武衡潛池水中。義家獲之。
謂曰。而父屬吾父樹功。吾父請授官爵。若以怨報德。何也。
名簿果安在。因執千任。拔其舌。令斬武衡。武衡乞哀於義
光。義光請曰。降者宜赦。義家作色曰。悔過來歸。如宗任者。
是之謂降耳。擒而求活者。非降也。遂斬之。家衡為其下所
殺。義家欲獻武衡家。衡以下首奏請。下官符。廷議謂其私

縉細有情。歎陳蓋
致以傳始以傳終
絕妙收結。極仰揚
唱歎之神

先提義光使殺義
忠為宗族相攻。章
本作者下筆時為
一者爭勝。雖于頭

關也。弗許。以故不賞將士。遂棄首于塗。而還。義家奉父祖
業。善撫將士。其征陸奧。前者九歲。後者三年。東國士民皆
服其恩信。相與共請。留其子弟。擁戴之。而自呼其家人。稱
義家曰。八幡公。當是時。八幡公威名徧於朝野。白河法皇
嘗患夢魘。詔義家獻其兵器。鎮之。義家獻一玄弓。建御枕
上。即無患。法皇問曰。毋乃東征所執乎。對曰。臣不記也。法
皇嗟賞之。然義家官位甚卑。以正四位下。右衛門尉。卒於
天仁元年。年六十八。有六子。義宗。義親。義國。義忠。義時。義
隆。義忠最有名。官至檢非違使。季父。義光嫉之。誘義忠。臣
鹿島某使。陰殺之。初。義忠叔父。義綱。與義家相惡。構兵。詔

高緒悉能經綸入

單提為義叙傳始

義朝為朝用平側
三筆出之字字對

禁兩家兵入京師事得寢。後義綱以陸奧守擊平亂人平
師妙于出羽以功拜從四位上。其黨頗廣至此朝議以義
忠死為出於義綱子義明遣兵殺之。義綱據甲賀山詔源
為義討之。義綱自斃降流佐渡。義光子孫世居甲斐稱田
斐源氏為義者義親子也。義親為對馬守以罪被誅為義
幼孤義家奇之欲以為義忠之嗣。甲賀之捷拜左兵衛尉。
時年十四。其明年義家卒為義遂直承義家之後居五歲。
南都僧兵攻叡山。又命為義為義與十七騎逆擊于栗子
山。走之後十餘歲。累遷為檢非違使左衛門大尉。敘從五
位下。為義有二十三子。長曰義朝。尤善戰。居相摸鎌倉關。

酌此為源氏正文

傳為朝英狠不剛
致父坐免官為入
京待罪線索

接近惠帝崩為起
爭頭緒

東家人盡附之。為下野守第八子曰為朝。猿臂善射。幼凌
犯諸兄為義患之。逐之。豐後曰鎮西八郎。自稱九國總追
捕使。以妻父阿曾忠國為鄉導。數與菊池原田諸大姓戰。
比十五歲。遂盡伏九國。九國守介交訴之。朝廷敕太宰府
討之。不能克。為義坐免官。為朝聞而病之。與須藤家季等
二十八人俱至京師待罪。是歲近衛帝崩。帝為鳥羽法皇。
寵姬得子。所生。夙受禪于崇德上皇。及帝崩。上皇願復位。
法皇與得子議。立帝兄即位。是為後白河帝。帝之保元元
年。法皇有疾。召得子授之一筐戒曰。緩急啓之。七月。法皇
崩。上皇起兵據白河殿。左大臣藤原賴長為謀主焉。四募

為義以夢傳八甲
心惡而碎虛龍一
筆下文如匣劍惟
燈

為朝進言謀畫活
遂年於諍議氣

兵京畿大擾得子乃啓筐則書武臣十人名矣義朝為之
首即召義朝義朝乃率兵與族賴政等俱衛高松殿賴政
者賴光五世孫也安藝守平清盛亦應召入衛於是上皇
使使者召為義為義辭曰臣老羸非復乎昔長子義朝勇
而有衆而既赴禁內矣餘子獨為朝可用君請用之毋以
臣為也且臣夢家所傳八甲為風所漂臣心惡之往必不
利也使者強之為義不得已率諸子赴之上皇喜以為判
官代賜邑及寶劍以四子賴賢為藏人因會議戰為朝進
而言曰臣大戰二十小戰二百以芟鋤九國以小擊衆每
利夜攻臣請今夜襲高松殿火其三方而要之一面其善

為句向與下文針
鋒相對

賴長因腐儒之論
亦猶宋襄公不鼓
不成列之意

出則裁冠博帶取
工婢服奴顏朽木
安可為傑儒夫臨
知戰事

獻策不聽為義退
而去之亦不為過
甘心赴死其忠固
可嘉矣

戰者獨有臣兄義朝然臣一矢斃之至如平清盛輩臣鎧
袖一觸皆自倒耳則乘輿必不得不出臣乃加矢其從兵
徒輿於此而奉陛下於彼易如反掌則東方未白大事集
矣賴長曰為朝年少負氣所言皆鄙人私鬪之事安可施
之帝王之戰耶兩帝爭國當用堂堂之陣南都會兵應召
且至成軍以戰未為晚也為朝退私罵曰唉長袖者惡知
兵哉家兄有謀將出我所欲為僧兵寧可須也為義又進
策曰本宮垣溝單淺無地可據以寡兵保此非計也陛下
宜幸南都撤宇治橋以守即不利幸于關東臣糾合家人
奉輿復關臣籌之不難賴長弗聽為義退而言曰吾不知

死所矣。與其六子賴賢、賴仲為宗，為成爲朝，爲仲分八甲，擐之送一於義朝。爲朝軀幹大不可服，乃服他甲，獨以二十八人守西門。餘子盡從父，以百騎守南西門。平忠政等諸將以兵數百分守諸門。義朝在禁內，關白藤原忠通以下聚議不決。義朝數趣之，有詔召義朝於階下，問計對曰：「取勝一舉，莫若夜攻。」臣聞南都兵千餘，應上皇徵已次宇治矣。宜及其未至擊之，從之。詔戰勝，聽昇殿。義朝對曰：「武臣赴戰，不期生還。」臣請拜賜而死。攝衣而昇藤原通憲奏曰：「彼之曾祖父嘗聽昇殿，而父則未也。以子先父，若何？」詔曰：「勿問。」義朝感喜，還營繫鞭車傍，曰：「我即戰死，誰知我得。」

壯以死自誓義朝願

昇殿此識之也。乃以選兵四百襲白河殿。平清盛亦赴之，兵凡數千人。上皇謀者還報爲朝，哂曰：「固當然。」爾賴長恐爲朝不爲用，遽拜爲藏人。爲朝曰：「吾何用藏人爲？」吾鎮西八郎可也矣。辭不拜。將戰，諸子爭先不決。爲朝曰：「臨戰何論兄弟？然吾嚮以不遜獲罪，故欲先而不敢。唯敵勁難當，處輒命於我。」賴賢、賴仲邀擊義朝，敗退。義朝隨攻之。平清盛攻西門，其將伊藤景綱與二子伊藤五、伊藤六先進爲朝射之，洞五之胸而普六之袖。清盛懼而退，獨其騎山田伊行返戰。爲朝又射斃之。馬逸入義朝陣，鏃穿鞍大如巨鑿。部將鎌田政家取而獻之，曰：「八郎君所爲也。」義朝曰：

為朝固好男子壯
往之概憎憎有神

幾有一箭落驢
彷彿鎌旬有力大
清盛以間為朝之
勇

為弟兄交綏問答
手寫本位神注下
文為朝句何有理
神情語氣別處移
易不來此屬至文

彼弱齡未當至此詐設以怖敵耳汝嘗試之政家自呼而
進為朝曰爾非吾家人乎對曰昔為主君今為兇徒射中
其胄為朝大怒與二十八騎關門突出政家辟易退走義
朝以二百騎馳之呼曰吾奉宣旨來汝盍速降乃彎弓於
其兄乎為朝曰判官公受院宣令為朝等拒戰且彎弓於
其兄孰與推刃於其父因大戰義朝立馬莊嚴院門為朝
望見之注箭既而舍之曰父在此兄在彼焉知其不有所
潛約勝敗互相救護哉乃注鳴鏑顧謂家季曰吾且褫其
魄家季曰得毋誤乎為朝曰第觀吾所為乃射穿胄膺貫
門扇義朝大驚乃呼曰八郎射未為精為朝曰不敢為焉

上以骨肉相殘開
其端臣下又共相
殘者不知何者為
忠何者為不忠為
朝諫父深晰其義
而顯言之亦作者
之本旨也

耳。即被許甲之鬲。胄之題。唯阿兄所命。乃注大箭深巢清
國。進蔽義朝。應弦而倒。義朝兵死傷最衆。為朝亦喪二十
三騎。猶固守。為義賴賢等又善拒。天漸明。義朝馳使奏請
用火攻聽之。乃縱火上風。煙焰蔽宮。宮中大亂。義朝等鼓
譟。終陷之。上皇出奔。入如意山。為義以下悉從之。上皇親
諭散遣之。皆揮泣而散。為義將遁。東國病不能行。抵蓑浦。
追兵來薄。諸子力戰卻之。士卒垂盡。乃削髮。欲因義朝請
降。為朝諫曰。上皇者。帝同母兄。而左府為關白。親弟。聞上
皇已遷。讚岐左府亦死。骨肉之不可恃。如此。大人盍鑒焉。
不若赴東國。倚其豪族。官軍即來。兒為竭力。力盡而後死。

濟盛奸雄使倆

仁君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親此言吾不忍聞矣觀此一節於義朝不能無憾焉斯時委曲求全以死爭之可也即不然待他人率君命誅之亦可也即欲殺而與父同死亦可也嗚呼此皆不學無術有以哉有以哉

不亦可乎。不聽遂出降。初清盛奉救索為義不得會。平忠政出降其叔父也。素與有隙則斬而獻之以搖義朝。有詔令義朝斬為義。義朝數請以已戰功贖其命。帝怒曰。清盛能誅叔父。義朝獨不能誅父乎。果不能將命。清盛斬之。義朝憂懼不知所出。謀之鎌田政家。政家對曰。此非臣所敢議也。然既為國讐矣。竟不免於誅。與其死於人。寧死於子。義朝意決。使政家誘殺之。自奉其首詣關。賴賢以下五人皆伏誅。猶有四弟。曰乙若。龜若。鶴若。天王。皆幼。義朝以詔遣人殺之。鶴若謂使者曰。抗鬪者當死。吾儕何同科。恐女謬聞。龜若曰。家兄誤矣。使吾輩存在多於數百士卒也。

乙若之語真爛好人肺腑

為朝處居海島迫而去國

義朝抑鬱不乎其機已動

若論諸弟曰。汝輩勿復言下野守。既忍於父矣。何有於弟哉。是無他。陷清盛計中。自斃其羽翼耳。事已至此。生猶蒙辱。不若速死。以從父於地下也。駢首受刃。為朝匿于輪田。將奔鎮西。聞平氏將平家。負要之也。不果。適有疾。浴於民家。或視其身材魁偉。告之於官。官遣兵圍之。為朝裸體。挾柱擊殺數人。而就縛。至關庭。特減死一等。拔其臂筋。流于大島。為朝筋力雖減。用箭加長。曰。天子賜我大島。遂并有傍五島。舊臣稍稍來附。後數年。敕狩野介攻之。為朝射沒其一艦。而自逃入琉球云。義朝之捷也。賞為右馬權頭。義朝奏曰。是先臣滿仲所拜。然彼左此右。且曰。權焉。臣未知

一派小人用事
迎機以導陛下口
吻然言之太甘其
中必苦

其樂也。於是陞為左馬頭。而資望終不及平氏也。平氏素與少納言藤原通憲善。通憲以帝乳母子貴。幸用事。義朝欲以女為其婦。通憲鄙義朝。卻之曰。我子學生。子女非偶也。乃與清盛婚。帝既禪位於二條帝。而猶聽政。嬖人藤原信賴與通憲惡。則浸引義朝自援。說以甘言。義朝深結之。平治元年十二月。清盛如熊野。信賴乃謂義朝曰。通憲恃寵自尊。陰與清盛謀。剪除子家。彼之專橫。雖上皇亦厭之矣。吾欲發事。誅夷讒人。子何不相助。義朝曰。吾建殊功。而不能贖父命。親屬摧頽。清盛欲乘此時以陷擠我。我非不知之。公有此舉。敢不效力。信賴大喜。贈以鎧仗名馬。義朝

於義朝國殿焚通
憲第信賴挾帝上
皇據大內即提出
賴朝作者深意存
焉用筆不苟

虎豹之子未成文
已有食牛之氣賴
朝有焉

不諱其惡直馬用
壯義平有焉

又教之招賴政。於是義朝以五百騎夜圍三條殿。焚之。又焚通憲第。所殺傷甚眾。通憲遁逃。追獲斬之。信賴挾帝及上皇據大內。義朝第三子曰賴朝。稱鬼武者。時年十三。為右兵衛佐。進謂義朝曰。聞清盛等將還。盍逆戰。乃坐待之。乎。賴朝長兄義平在鎌倉。嘗與其叔父義賢有隙。戰于大藏。斬之人。呼曰惡源太。於是聞變。晨夜馳至。信賴欲授之以官。義平辭曰。嚮叔父八郎辭藏人。不拜。知緩急也。吾亦姑用惡源太之號可矣。如聞平氏將還。願假吾一隊兵。吾要之阿部野。梟清盛以下首。然後拜命耳。信賴弗聽。已而清盛入京。師帝上皇皆乘夜逃。出入平氏第。信賴且起。乃

聞信賴不習戰墜
馬文氣不平
豎子不可與謀憤
恨之至

大阿出匣銳不可
當

護之使奮

覺之意大沮喪。義朝檢其兵，稍稍散亡。所餘有二千騎，乃分守諸官門。授賴朝以傳家寶刀，截鬚攜以臨軍。信賴不習騎，騎而墜。左右扶之，守待賢門。平重盛來攻，信賴舍守走。重盛以五百騎破門而入。義朝望見，咄嗟曰：「豎子敗吾事矣！」呼義平拒鬪。義平乃與鎌田政家、三浦義澄、平廣常、平山季重、熊谷直實等十六騎躍馬而出，指視其騎曰：「赤甲而黃馬者，重盛也。宜生擒之。」進戰于大庭，騎皆注目重盛，追之七匝。重盛走出，以生兵入。義平復擊走之。義朝馳使讓義平曰：「若何不善拒而使敵數入也？」義平乃出至大宮巷，直衝平氏陣，陣潰亂。重盛與兩騎走，義平追之，垂及

重盛不死亦危矣

清盛慌急如畫

而馬跌。重盛踰塹，政家射之，甲堅不入。義平曰：「射馬。」重盛墜，追及之。其兩騎遮鬪死。重盛僅以身免。義平慮義朝還而援之，則義朝方與平賴盛戰于郁芳門，大破之。賴朝射斃二人，傷一人。義平至，代父進戰。平氏軍悉敗走，退保六波羅第。我軍追北，信賴從出，半途逃走。平氏兵乘虛入大內，義朝直進，攻六波羅。賴政獨陣于六條，磧。義平察其有貳心，以五十騎突之。賴政走歸於清盛。清盛聞我軍至，大怖失措。倒蒙冑從者言之。清盛曰：「帝在於後，不可背也。」乃關門固守。義平力戰排門而入，敵分兵更戰。我兵自旦至晡，十餘合，刀折矢盡，人馬皆傷。義朝欲親決戰，政家

有此一諫文筆如疾風轉柁收合無痕於此等處見力量真振得起跌得醒

御鎧仗以利散其眾的是脫身好計

然小人謀事豈罵宜

扣馬諫曰。衆寡勞逸不較明矣。且走東國以爲後圖。孰與殞身徒卒。以辱家聲。義朝乃收兵退至三條磧。敵兵來薄。平賀義信。佐佐木秀義。首藤俊通等救戰。俊通死之。義信者。義光孫也。義朝得問。與三十騎東走。山門僧徒聞其敗也。以三百人要於路。義朝患之。武藏人齋藤實盛。免胄謂僧徒曰。左馬旣死矣。我輩新募之兵將歸鄉耳。公等欲褫我鎧仗。所不敢愛。顧子衆我寡。不能周給。請拋擲之。公等自取焉。乃投其胄。僧相蹂踐爭之。三十騎因驅突而過。至八瀨。顧見信賴來。呼義朝曰。子何棄我。義朝罵曰。豎子首謀。乃先走。何面來見我乎。舉鞭扶其面棄之而去。至龍華。

調緒增悲不堪回首

又遇僧徒要路。皆下馬破柵而過。叔祖義隆中矢死。子朝長被射股。拔箭復戰。義朝怒力戰走之。至堅田。見義隆首泣語其騎曰。八幡公遺體獨見此人。而至於此。沈首胡水。將渡。會風濤起。取路於勢多。乃諭實盛等二十餘人令散去。獨義平朝長賴朝義信政家及源重成暨金王從之。賴朝騎睡而後。夜過森山驛。士兵聚且捕之。賴朝乃覺。拔刀斬二人。義朝怪賴朝不在。使政家返索獲之。至鏡驛。聞平氏拒不破關。乃由間道東出。會大雪。馬不能前。皆釋甲步行。復與賴朝相失。至青塚驛。義朝嘗嬖驛長女延壽。生一女。於是投其家。乃分遣義平朝長募兵於信濃。飛驒。朝長。

於盛譽作一頓

一波又起

此處純用短兵相
接事請商明行文
亦操縱自如

思難而念故人

幸有重成之代玄
光之政誠以自殺

割劇途還。義朝曰。賴朝雖幼。不如汝法。欲留之而去。朝長請父殺已。勿為追兵所獲。義朝乃刃之。土兵聞義朝在焉。羣衆圍之。重成詐稱義朝射殺十餘人。刺面自殺。義朝乃走。又遣義信募兵。義信曰。公欲安適。曰。欲適內海。依長田忠致。忠致者。政家妻父也。義信曰。不可。彼性趨勢。恐不利於公。弗聽而訣。道塞不達。聞大俠玄光者。延壽母兄也。遣金王就謀。玄光乃航載義朝。政家柴覆之。由株瀨河如內海。津吏覺。呵止之。玄光為不聞而過。吏追射之。玄光回舟至岸。吏入舟發柴索之。玄光曰。義朝雖敗。亦從二三十騎也。安依吾儕求活乎。假使在焉。必自殺耳。安落子等手。義

而不果殆至忠致
浴室之謀也其不
免於死也可悲夫

文勢曲折折旋
旋而下

政家夫婦可謂忠
義

朝耳語政家曰。玄光諷我自殺也。如何。政家曰。且待之。吏亦不究而去。明日達內海。忠致厚待之。義朝欲亟東去。時屬除夜。忠致固止之。止三日。忠致子景致密勸其父殺義朝。忠致從之。乃伏力士三人于浴室。而進浴。金王操刀侍浴。力士不敢發。義朝求浴衣不至。金王自出取之。力士乃入。義朝赤手搏仆一人。其二人偶刺殺之。金王聞浴室譁。則返。輒斬三人。政家方與忠致飲。聞變且起。行酒者拔刀。政家奪其刀。斬之。景致自後斬政家。忠致女嫁政家者。伏政家之刀而死。金王玄光欲報忠致父子。不獲。殺數十人。取馬逃去。忠致乃獻義朝及政家首于平氏。義朝與政家

年並三十八信賴以下皆伏誅。義平在飛驒來屬者甚多。聞義朝死皆散。義平欲自盡。念當報父仇而死。乃變服入京師。適值舊臣志內景澄。因偽為其僕。出入平氏第。舍于三條烏丸舍。主人視僕舉止非凡。又怪主僕每食於隱處也。竊窺之。則易饌而食。乃走告平氏。平氏使難波經房以三百騎圍之。義平拔刀出。斬數人。躍舟屋。不知所往。經房乃執景澄去。義平晝伏夜行。以伺乎氏。欲倚東近江舊人。行至逢阪。經房詣關神祠。途見義平困卧。以五十騎圍之。義平蹶起。箭中其臂。不能揮刀。終被縛。至六波羅。坐之堂。緣怒曰。吾何坐此。自起入堂。清盛出見。謂之曰。脫於三百

義平剛勇英雄
勃雖死猶榮

此處善一脫
有無限可
之意文筆
微

托刀於延壽
善眼

此女可嘉

騎獲於五十騎。何嚮勇後怯也。義平笑曰。命焉耳。子之命窮。亦至於此。吾為子之大患。宜速見殺。乃斬于六條。磔。義平臨刑。仰首。睨平氏。第曰。保元之亂。處斬者。以夜。今乃白日。斬我。平賊何無狀乎。嚮使。我言。行。奴輩無遺類矣。遂被斬。時年二十。賴朝之與父兄相失也。夜迷失路。出於小平山。有漁人知其非常人。舍之。裝為女子。而薦包其刀。自肩之。送至青塚驛。延壽家賴朝。託截髮刀於延壽。而去之。關東。遇平氏將。平宗清。被虜。還過延壽門。義朝所生女。年十二。聞之。泣曰。我他日受辱。寧今從阿兄死。將走出。眾止之。後獨赴水死也。賴朝既至六波羅。就斷有日。宗清謂之曰。

宗清之問有疑
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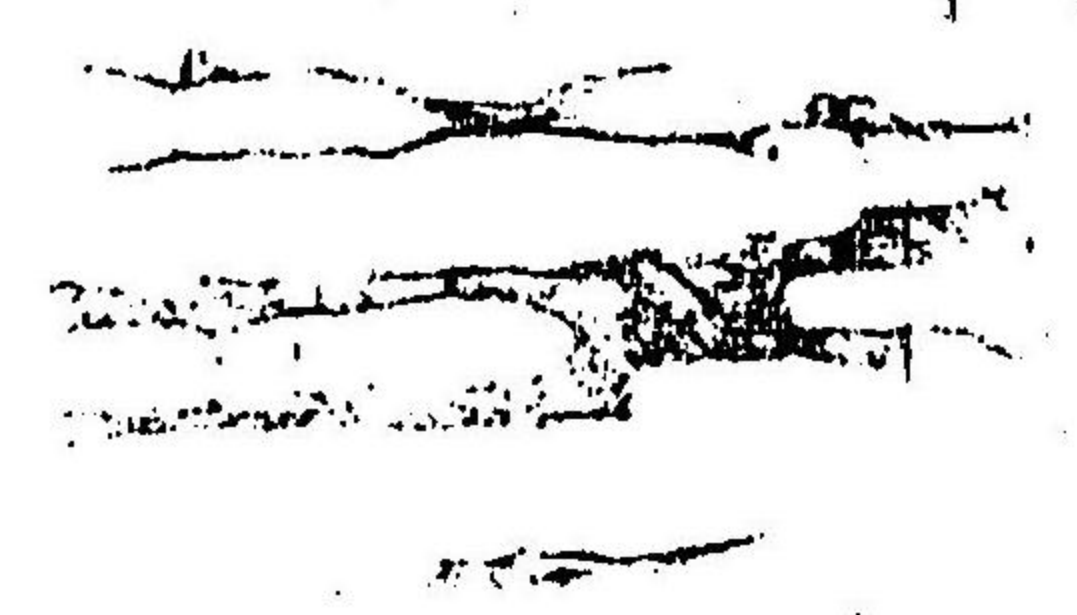
以所二愛可動之
宜請有力也
從旁觀中地二
雖如天半朱既

清感色使破巢
完明禍根已伏

欲活邪。曰。然。父兄皆亡。非吾誰祈。其真福。宗清詣清盛後。母池尼。尼從容問曰。賴朝如何。對曰。有右馬君。右馬蓋尼之子。蚤死者。尼悲之。為請清盛再三。乃得肯死。流于蛭島。道傍觀者見其有威容。相語曰。是猶放虎於野。舊臣皆勸其削髮。獨秩父盛安附其耳。語曰。郎言立存髮以待前途。賴朝首肯而去。賴朝有六弟。曰義門。並死。曰希義。居駿河。被虜。流土佐。曰範賴。為藤原範秀所養。稱清冠者。平氏不問也。曰今若。曰乙若。曰牛若。三兒皆婢常與出也。並從母匿於龍門里。平氏索之。不獲。因捕常盤之母。常盤乃目至。清盛悅其色。密挑之。不肯。其母涕泣。說以禍福。不得已。

從之。清盛乃釋三兒。盡為僧。今若改名全成。居醍醐。乙若更名義圓。事圓慧法親王。牛若甫二歲。居鞍馬山寺。稱遮那王。未削髮也。平氏勢威。歲熾。月盛。賴朝在配。所以其乳母比企禪尼常餽遺之。纔得不乏。伊豆人伊東祐親。北條時政。奉平氏令。監視之。關東舊臣齋藤實盛。大庭景親。畠山重能。以下皆叛。事平氏。其屬意賴朝者。亦弗敢來通。獨佐佐木秀義。自近江來。寓相摸。倚澁谷重國。使其子定綱。等數問賴朝。安達盛長。加藤景廉等數人。亦往來給仕焉。賴朝深沈。有大略。性堅忍。喜怒不形於色。為眾所畏。愛中宮屬三善康信。其故人也。一月三使使以報京師。動靜。清

論賴朝氣度深沈
一篇綱領



日本外史卷之三十一

細詳義經從小便
奇以振起興復之
效

盛景遷至太政大臣其妻姊幸於法皇生皇子遂受禪是
為高倉帝清盛納女立為中宮先是常盤寵衰出嫁於人
牛若年已十一嘗見諸家系譜自知其先世悵恨久之於
是晝讀書夜學劍搏為人短小精悍面白齒出甚趨捷為
衆僧所患苦師勸其削髮對曰二兄為僧吾已取之可復
做乎強之竟弗聽時藤原清衡孫秀衡為鎮守府將軍牛
若欲往倚之適有鐵賈吉次往來陸奥會其詣山牛若乃
陰語之以情吉次曰事甚易然取子而去恐遭僧徒怒牛
若笑曰彼輩苦我我去其所欲已又會下總人深棲賴重
詣山牛若與之狎於是三人與偕東至鏡驛牛若乃自加

恩德分明在細事
亦不忍畧

冠名曰義經稱九郎遂至下總居數月適有一強盜盜馬
衆追之盜負樹衆不敢迫義經徒手捕之又有盜數十為
劫義經赴救立斬四人賴重服其勇而憚物議稍戒之義
經乃去徑上野得伊勢人義盛者約為君臣至陸奥因吉
次通秀衡秀衡善遇之義經請之金以報吉次在陸奥又
得佐藤嗣信兄弟時承安四年也當是時除陸奥出羽外
盡係平氏所管所在源氏皆為人所擯斥獨兵庫頭賴政
平治中決意屬官軍多材藝聽昇殿嘗奉敕射怪禽寢殿
上獲之帝嘉賞之後遂敘從四位下治承元年叡山僧徒
擁神輿犯闕詔諸武臣拒之賴政守達智門僧兵來攻賴

賴政能射怪禽甲
辭口給足以免禍
小知也

成親事詳於平氏
傳此省筆妙

政免胄下拜。遣其裨將。言之曰。賴政崇敬山神。有年矣。不
幸奉敕弗敢關弓向神輿。昔源平氏並衛朝廷。保元以降。
平盛源衰。況以賴政老憊。寡兵敵甲。不足以迎公等。左近
衛大將平重盛。以大兵守陽明門。避彼攻此。不可謂勇。公
等思之。卽不見許。賴政與衆卒駢死輿前而已。僧兵乃向
陽明門。敗還。世稱賴政以智辯免禍也。是時。僧兵欲再舉。
敕大納言藤原成親討之。成親初稱受法皇密旨。陰圖平
氏。託事聚兵。攝津源氏有行綱者焉。與其謀已。而度衆寡
不敵。自告清盛。清盛捕成親等。悉殺之。二年。清盛女生皇
子。立爲太子。明年。清盛使其次子宗盛將兵。從法皇幽之。

仲綱實極

賴政說以仁王以
危言動之

鳥羽三年。廢帝立太子。是爲安德帝。平氏以外祖益專橫。
賴政爲從三位。削髮而老。子仲綱爲伊豆守。有名馬。宗盛
數欲借之。仲綱弗肯。賴政懼。令仲綱許之。宗盛借而不還。
大會客而出。其馬烙記仲綱二字。曰。騎仲綱。曰。鞭仲綱。仲
綱與父言而憤之。賴政素善於以仁王。以仁王者。法皇次
子也。第在三條高倉。稱高倉宮。賴政嘗夜詣高倉。從容說
曰。大王者。於上皇爲庶兄。於今上爲伯父。才德兼備。天人
交應。而齡已及壯。未得爲親王。臣竊爲大王羞之。王亦見
清盛所爲乎。廢之生殺。一從其私。當今之時。大王亦竟不
能保終。自平氏之專權也。諸州源氏。列於編戶。皆見奴僕

賴朝義經出頭尚
用虛步

以行家作引

機事不密則害成
故然

使憤怨鬱積。因屈指舉之。得賴朝義經以下四十餘人。曰。大王誠能仗義聲罪。此輩皆可傳檄而致也。王何不速舉大事。上拔法皇幽厄。下援萬姓塗炭。邪王意悅。終聽之。會源行家自熊野來。賴政薦之於王。行家故為義第十子也。四年五月。拜行家為藏人。密齋王令旨。以諭諸源。以賴朝為嫡宗。特賜一通。行家又密誘新宮僧徒為援。行家既發。僧徒相告。語謀泄。熊野別當平氏黨也。聞而攻之。敗還。馳告平氏。平氏未悉事端也。遣兵圍王宮。賴政次子兼綱為檢非違使。在遣中。急告之。賴政。賴政即馳使王宮。告曰。王急逃之。圍城寺。臣等將追赴焉。王隸士長谷部信連。被王

信連有烈士之風

渡邊競少有壯節

以婦人服遣之。開門而待。味爽。吏卒入門。呼索王。信連大罵。殺傷十餘人。而被執。終不告王所在。賴政焚其第。率仲綱兼綱等五十餘人。追赴王所。其舊臣渡邊競居平氏第。後眾欲呼之與偕。賴政曰。毋以為也。彼不呼而來者已。而宗盛聞賴政奔。使人闕競。在焉。乃召見之。問曰。三位逝矣。汝何以不從。競佯答曰。臣近與三位有隙。故不相聞知也。宗盛誘以厚祿。競佯喜從之。因言新圖報效。獨患無馬。宗盛與以所愛駿馬。競乃歸舍。結束騎。其馬過平氏門。呼曰。渡邊競。源家舊臣。何能改慮。仕仇敵哉。今將赴援。三位。何不要擊平氏。莫敢出者。遂至園城寺。仲綱大喜。截其馬鬣。

此舉足以解憤

彼非不善於人
何事時

尾烙記宗盛二字。夜使人驅入之。平氏第馬入廐。與他馬相蹠。齧一第驚駭。宗盛慚。於是賴政招叡山南都並援王。因建策曰。今夜遣扇兵千。縱火三條。以誘平氏兵。且戰且卻。而以精騎數百。遠襲六波羅。必得克矣。僧真海者。陰附平氏。故發異議沮之。天遂明。平氏亦以利啗山徒。山徒叛。欲攻賴政。賴政乃奉王走南都。王不習騎。墜者六。因息于平等院。平知盛等以二萬騎追至賴政。撤宇治橋板。拒之。會曉霧。平氏兵緣橋架來戰。渡邊競等善拒。殺傷過當。已而敵亂流大至。賴政中流矢傷膝。兼綱亦戰死。賴政乃與王訣。使王脫走。而自還戰。亂射敵不敢迫。乃入院釋鎧。

賴政父子為天下
倡義而死命也不
可以成敗論英雄

書清成罪狀凡有
血氣者莫不欲誅
筆法森嚴

賴朝舉事時有北
條時

而坐。謂其騎曰。吾年已七十矣。為天下倡義。可以死也。與仲綱皆自刃。王途為追兵獲。俎皆傳首京師。清盛聞諸源圖已幽。法皇益固。六月。追徙都福原。奉帝於己家。作三間板屋。以囚法皇。遂欲誅鋤諸源。三善康信飛書戒賴朝。使早為備。賴朝初寄伊東祐親家。以事相惡。遂欲殺賴朝。祐親子祐清密告之。賴朝賴朝乃倚北條時政。時政素器之。妻以其女政子。會以仁王令旨至。賴朝大喜。陰與時政謀舉兵。平兼隆平氏疏屬也。為伊豆目代。居八牧塞。賴朝計先擊之。竊遣京人藤原邦通與兼隆遊。圖其地形。還會大庭景親自京師歸。以清盛旨圖賴朝。語之。佐木秀義。

定綱等可為爪牙

秀義密使其子定綱馳告之賴朝。賴朝已得康信書。知其信然也。乃欲先發。因語定綱以所為。舉大事曰。吾欲首擊目代。以下成否。子宜留此。招致諸弟。定綱請還取鎧仗。與俱來。乃去。久之不至。賴朝疑其意。變悔語之也。已而定綱率三弟。經高盛。綱高。綱而至。甲冑敝惡。羸馬繩繫。賴朝目之。慘然泣下。於是賴朝令時政等八十騎攻八牧。出圖指授其所嚮。雷盛。綱及加藤景廉自衛。時八月十七日也。時政待昏而發。賴朝呼時政還之曰。吾何以知勝敗。對曰。勝即舉火。苟敗矣。馳使報之。君自為計。乃往。敵驍將堤信遠別居塞北。遣佐佐木氏攻之。經高自前門入射之。信遠知

初舉政不措次

好三郎

寫其履現形紙上繪影繪聲

有寇亦射揮刀而出。時月已出。經高觀之。舍弓交刀。定綱高綱繼至。遂斬信遠。亦赴八牧。賴朝使人升樹望火。火不舉也。顧景廉赴援。授以薙刀曰。為我斬兼隆。景廉與僕洲崎三郎俱赴八牧。則戰方酣。塞堅不拔。景廉進而迫。斬合楯數枚。綴以弓弦。投諸壘。以渡。踰壘而入。敵有善射者。關屋八郎。自櫓上呼曰。吾箭一而已。誰當之者。三郎佯稱景廉而進。當箭死。景廉進擊殺八郎。遂入。又殺一人。及寢。寢戶開。戶內有燭。乃脫冑。冒於薙刀。伸刀入戶。如人窺戶狀。兼隆在戶側。謂敵人入也。擊之。景廉揮刀斬兼隆。用燭火傳屏障以出。賴朝望火舉。則大喜。已而時政等凱旋。景廉

定天下必先得民
作者用意在此賴
朝能興復亦在此
中權致勝時端
停

兄弟分道而事各
執一端
經俊俗眼

義明不忘故主廉
慨見孫來助語
能鎮派

提兼隆首視賴朝曰公定天下可以比卜也兼隆族知親
為蒲屋邑吏為民所患賴朝自稱受命旨宰關東因罷知
親民大悅伊豆人狩野茂光相摸人土肥實平等稍稍來
集會于土肥里計事於是使安達盛長傳令旨歷說八州
豪傑先抵大庭景親素為平氏所厚遇弗聽兄景能
謂之曰汝為恩也吾為義也乃來歸次抵首藤經俊經俊
嘲笑之曰以流人圖平氏猶鼠圖猫耳乃去抵三浦義明
義明聞使者至扶病出召諸兒孫謂曰吾家世仕源氏吾
今餘喘未絕得遭此舉汝等勉之事克興家不克死義禮
盛長遣之遂抵千葉常胤常胤遲疑其子胤正諫常胤乃

繼出家世正正
堂光尊是以奪人

決意因進策曰鎌倉地形險固源家之故也公宜先據之
臣亦將赴焉盛長終抵平廣常廣常心持兩端依違應之
盛長乃還而常胤義明等未至二十三日賴朝以三百騎
軍于石橋山明日大庭景親以首藤經俊等三千騎來攻
會日且暮或議待明日戰景親欲及三浦黨未至而戰也
進而挑戰自名曰我鎌倉景政裔也倡亂者何人賴朝使
人對曰我君八幡公四世孫也奉王命誅無道東國士族
誰非君家人汝獨不記乃祖之從八幡公於陸奧乎乃背
義嚮利以饜家聲也景親語塞乃與弟景尚先進賴朝召
岡崎義實問孰當彼兄弟者義實乃三浦義明弟居伊豆

義忠主僕義勇
風

賴朝善射異作一
揚

者也。於是薦其子義忠。義忠受命而退。召僕家安曰。我欲
為佐公死也。汝全身而歸。語之。我妻子家安不肯歸曰。郎
君年二十。乃能為佐公死。臣年六十。焉不為郎君死。乃從
而進。義忠遇景尚。搏而伏之。呼從者。從者未屬。而敵人長
尾為宗來援景尚。時夜黑大雨。咫尺不辨。義忠曰。上者景
尚也。景尚曰。上者義忠也。為宗進摸其鎧。義忠揚足蹴之。
急拔刀刺景尚。刀不脫室。為宗弟定景亦來。義忠終被殺。
家安死之比明。我兵遂大敗。走入杉山。敵兵羣追賴朝。殿
而親射。敵應弦而倒。景廉扣馬諫止。自與佐。佐木高綱。天
野遠景等。留戰高綱弟義清。娶景親妹。在追騎中。高綱呼

無景時此舉賴
朝不免
欲伸先屈危而得
去造化弄人之巧
文章跌蕩之奇所
謂文章本天成妙
手偶得之寫賴朝
之敗夫乃賴是

曰。汝以一婦人故。背君離親。何無恥之甚。因奮鬪。數卻敵
兵。賴朝得間。獨與土肥實平冒險逃走。狩野茂光。老大艱
步。使子親光舍已從賴朝。乃自殺。親光與時政。景廉。高綱
等六人。俱踪賴朝。見其立僵樹上。請生死以之。實平曰。多
人則顯。宜散去之。賴朝乃遣時政。赴甲斐。發其諸源。其餘
皆期後會。散之。獨與實平俱匿。景親大索山谷。其族梶原
景時。知賴朝所匿處。故導之。他。景親亦聞賴朝自殺也。馳
使告之。京師。賴朝既免。出杉山。匿箱根山。初三浦。義明遣
子義澄。義連。庶孫。義盛等。以三百騎會賴朝于石橋山。至
酒勾。聞賴朝敗死。乃還。與畠山重忠戰于小坪。克之而歸。

此老勇敢知人以
後漢黃世升一流

子衣笠城重忠以三千騎攻之義明年八十九力疾上馬
欲親戰義澄等止之出戰不克城竟陷義明謂義澄等曰
佐公有勇略非一敗而死者汝輩宜索而從之吾老矣不
能行當止死於此吾輩死不足惜獨憾不目佐公成業
耳義澄等固請扶行弗聽隻巡間遂為敵兵所獲死義澄
等航海走安房索賴朝賴朝之匿箱根山投僧家僧弟嘗
善於平兼隆者欲為復仇乃進出循山走土肥自真鶴崎
上舟赴安房獨土肥實平岡崎義實從之當此時海陸皆
敵二人盡心防護數日望見一大船載甲士者二人急匿
賴朝于船腹而待大船至則三浦氏也見義實爭問佐公

險阻艱難諸臣留
戀不去同晉文一
報

義澄述父之言賴
朝能無感極以厚

何在義實不輒對曰吾亦索公耳義澄等泣曰吾棄父而
去者欲見公焉耳今如此悔不與俱死賴朝聞之匍匐而
出義澄驚喜拜曰君在此邪亡父之言果驗矣賴朝聞義
明死悲慟義實亦語石橋之戰義忠死狀相共泣涕義盛
進曰諸君何徒泣為今得與佐公遭蓋議大事諺曰欲食
者先器嚮藤原忠清以相國命得為士所別當八州士人
羣聚其門臣意欽之君而得志願授臣以此職賴朝笑而
諾之於是賴朝乃上安房移檄遠近來會其間敵地者使
由海路來九月徵小山朝政下河邊行平得三百騎進赴
下總千葉常胤檄州目代十田親政以兵三百迎謁于國

經警帶置移檄四
方異從雲附鋪叙
處安嚴井然

插入讚語呼動下
文每在側面虛處
著筆不使有平直
之病

善得要害而天下
可圖廣常此計為
源氏首功

府曰。建策曰。宜多張旗幕。以誘觀望者。賴朝從之。進至隅田川。於是平廣常乃以萬騎來會。欲見賴朝。賴朝不輒見。使實平言曰。吾奉敕舉義。汝何不速來。當在後陣以待。召呼廣常。悚然退。謂人曰。此公必成大事。吾以我衆援其孤弱。不圖其如此也。賴朝既并廣常兵。又會石橋散兵來歸。軍大振。先是石橋報至京師。清盛大喜。已而聞賴朝未死。勢復振。則恐。十月。遣孫維盛弟忠度。以五萬騎來攻。以藤原忠清監軍。齋藤實盛為鄉導。賴朝召諸將議曰。吾欲徇上野下野。然後進。如何。廣常曰。不若及敵未踰足柄。而取武藏。相摸二州。既獲天下。唯君所欲為。賴朝然之。濟河而

師降來附者紛紛
正似順風揚帆

軍畠山重忠。江戶重長等來降。賴朝詰重忠以攻三浦氏之由。對曰。臣父重能在京師。故以藉口耳。非臣本心實。平常胤請而釋之。乃命在前軍立功自贖。於是武藏相摸。索傑相告來降。兵凡十餘萬。乃入鎌倉。立為幕府。部署諸將士。遂親將而西。逆擊平氏。八州將士爭追附之。比踰足柄山。凡二十餘萬騎。北條時政引武田信義等兵會之。信義者。義光曾孫也。世居甲斐。於是與子信光弟安田義定等舉州兵二萬。南入駿河。是時大庭景親與弟景尚以兵一餘走。欲歸維盛。聞甲斐兵塞路。景親窘蹙。乃與首藤經俾長尾定景等俱來降。景尚遇義定于波太山。戰敗遁走歸。

此數言如一紙檄
文足破維盛之膽

維盛信光又擊破州日代斬長田入道父子平賀義信其
子維義亦發信濃兵來屬賴朝賴朝乃合諸軍進與維盛
天富士河而陣初維盛遇行旅自東來者問賴朝兵數對
曰八川草木無不風靡無山無川皆其兵也已而賴朝至
河東白旗林立望之無際維盛召齋藤實盛問曰汝知東
事者度賴朝兵挽強如汝者幾人曰弓五箇力箭十五拳
以貫甲七札若是者一隊不下二十人人蓄五六馬馳山
谷如平地戰而喪親踐尸而進如臣者斗量帚掃不足數
耳如我畿內西國兵么麼匹弱託喪稱創動輒欲退而所
乘皆鶩豈可與彼輩較哉蓋實盛與藤原忠清議事不合

宜其聞鵝鴨驚起
即潛走矣文從題
前作勢方能水到
渠成

突然而來先聞其
形後出其人應
前事章法整齊行
必有氣

既對維盛遂辭而西一軍恐怖維盛以忠清為先鋒進至
河岸河水方漲兩軍相持未戰武田信光為我先鋒遣使
平氏營與約戰期平氏不答信光乃潛兵由間道夜出西
軍後道徑大澤鵝鴨驚起西軍大駭潰走賴朝欲追走遂
西常胤廣常義澄皆說曰常陸陸奧諸州未服恐窺我後
先定關東然後西伐未為晚也賴朝從之乃令信義守駿
河義定守遠江而引兵還次于黃瀨河會有一將率二十
崎來因土肥實平求見賴朝賴朝問狀對曰其年齒二十
左右面目俊邁曰是陸奧九郎也百呼入實平導入幕果
義經也曰聞阿兄起義喜不自禁因辭秀衡而來賴朝大

雖問筆亦為呼應

念極釋憾招徠要術

喜曰入幡公之東征也。遇新羅公來援曰：猶見故將軍也。今吾遇汝，猶見頭公也。兄弟相對涕泣。是時賴朝諸弟希義在土佐，為平氏所殺。範賴全成、義圓皆來歸賴朝。還鎌倉，大行刑賞。梟長田入道父子首，斬大庭景親，乃召首藤經俊言曰：鼠圖猫如何將斬之？其母嘗乳養賴朝，因為請哀宥之。賜長尾定景于岡崎，義實曰：乃子之仇也。義實又諸而宥，死伊東祐親，欲航海西奔，為天野遠景所捕，囚于三浦氏。召祐清欲報其德，祐清固辭，以嘗受平氏厚恩，請去而從之。賴朝義而許之。佐佐木義清降，亦以父兄故宥之。十一月，賴朝將兵攻佐竹義政于常陸，以廣常為其姻。

分漢諸部署一切各作一維

賊使說降，誘殺之。其姪秀義據金砂城，廣常又誘秀義叔父義弘以利，令為內應，潛兵入城，擊走秀義，分其邑。賜將士十二月新館成，徙居焉。令將士三百餘人各占邸第，別置土，所以和田、義盛、充別當焉。踐其前，諾選壯士十一人，每夜直寢室，以自衛。當是時，諸道豪傑起兵以應賴朝者甚多，河野氏起南海，菊池氏緒方氏起鎮西，山才氏柏木氏起近江，而木曾義仲起於信濃。義仲於賴朝為從弟，其父義賢為義平所殺者也。義仲幼孤，畠山重能受義平命，欲殺之而不忍，託之齋藤實盛。實盛受託之中原兼遠，于木曾稱木曾氏。義仲常憤宗族殘滅陰圖報仇，與羣兒嬉。

義仲亦從小有復仇之志，叙明出處

以見家志成城文勢開拓法

接寫挫敗折出行家義仲勝敵使讀

戲每為騎射狀稍長壯偉多力善射潛入京師顛平氏者數及以仁王令旨至喜而集兵立得千餘人平氏聞之召詰兼遠兼遠教義仲出依根并行親招甲斐下野諸源聞石橋事起欲赴援會州人笠原賴直為平氏來攻義仲擊走之因據木曾峽養和元年春清盛薨宗盛嗣以遺命遣諸弟將兵東下賴朝聞之遣和田義盛援安田義定守遠江賴朝叔父義廣在常陸欲襲取鎌倉聚兵三萬入下野誘足利忠綱小山朝政忠綱應之朝政詐應設伏擊破之義廣奔歸於義仲賴朝季父行家在美濃與平氏戰敗退賴朝遣弟義圓將兵赴援三月行家義圓以兵二千與平

者驚喜送出其快心豁目之文

重衡七千騎夾墨股河軍義圓夜挺身渡河為平氏邏騎獲戰死行家繼進不利戰且走保矢矧川使人為役夫狀西行遇西兵問鎌倉援兵來否對曰前軍及菊河後軍及見附重衡大恐而退行家使人馳徇美濃尾張曰平氏走矣不射之者我敵也二門人爭起要擊西軍狼狽而去行家欲遂入京師請援於山徒山徒不應奔歸於賴朝先是平宗盛令陸奧藤原氏攻賴朝藤原氏不聽又令越後城氏攻義仲城氏聽之六月城資長發兵萬餘入信濃義仲設三伏擊殺其九千人九月平通盛等亦來攻亦逆擊之越前大敗之壽永元年城長茂以四萬騎來攻義仲有見

以下振筆疾書戰
如摧枯拉朽

證聞得行賴朝於
諸臣不能推心置
腹可知

義仲恐人笑故不
反戈

兵三千以源光基策分為七隊張赤旗迎之敵以為平氏
黨也及斬近仆赤旗樹白旗急迫之敵軍驚潰長茂被創
走北陸豪傑悉附義仲武田信光欲以其女妻義仲子義
高義仲曰娶為妾耳信光怒構義仲於賴朝曰義仲數捷
張於北國平宗盛嘗養其兄女欲以妻義仲與連和共東
賴朝大怒會行家來鎌倉請邑自給賴朝曰吾取十州義
仲取五州公亦盍自取行家愠以千餘騎去歸義仲賴朝
益怒二年三月親將十萬騎入信濃義仲集將士議樋口
兼光今井兼平欲壁于富部拒之義仲曰世皆言源氏相
肉今又舍深仇之平氏而與同宗交兵若人笑何乃引兵

從忠兼言為質而
和

避之越後賴朝亦引兵還使使言義仲曰平氏罪惡貫盈
朝廷命我宗討之當日夜赴命而十郎私構兵圖我子乃
庇之舍西向東何也子苟無他心則請速逐十郎否則得
養貴息為子二者不聽則將以八州之卒與子相見義仲
將小室忠兼勸聽其請兼平曰君聞大藏之事乎佑公豈
終釋然於君哉不若蚤絕之義仲從忠兼言遣義高為質
四月平氏以十餘萬騎東伐先擊義仲義仲乃遣其將仁
科幸弘等拒之于燧城引日野河為濠西兵不能進我新
附將齋明者通款平氏決水導兵城輒陷西兵乘勝連陷
諸城五月西將平盛俊進至般若野義仲在越後國府遣

義仲此時如虎
羊令讀者眉飛色
動隨直道之在人
心詩可以興可以
觀其是也夫

今井兼平馳先奪寒原之險擊破盛俊西軍退陣于志雄
礪並二山礪並山南有栗殼壑深數千仞義仲發國府行
收兵得五萬騎閱兵于六動寺自向礪並山謂樋口兼光
等曰彼眾我寡彼舍山東下就平地戰非我利也我先陣
山東麓敵必下巔而陣我一軍則遠出山西驅敵于南壑
中可一舉而鑿也諸將皆曰善乃分萬人屬兼光等而自
將三萬人進至東麓益旗幟蔽林而軍平氏望見之果下
巔陣于山腹兩軍射戰終日而兼光等已在敵背日暮萬
人鼓譟突出義仲麾兵而上夾擊西軍西軍大駭潰走陷
南壑死者幾二萬人壑為填塞平氏將帥僅以身免收散

兵。保佐良岳初義仲使行家別將兵向志雄山戰不利義
仲赴援西軍不戰而走六月追走陣于小楢林相持未戰
西兵獲我芻者問曰北軍何謀曰謀夜襲西兵怖走爭渡
安宅渡溺者千餘既渡截橋而陣義仲至渡頭濁流方漲
試放馬十匹水及馬腹全軍從之終大破之乘勝追走進
至越前獲齋明及齋藤實盛等平氏既連為義仲所破走
歸京師義仲進至近江使其史覺明牒誘山徒七月濟湖
軍于叡山平宗盛人恐舉族挾乘輿西奔獨賴盛其母嘗
德於賴朝賴朝間通書招之且欲報其臣宗清故不從奔
法皇避平氏之叡山義仲與行家帥北兵六萬分路入京

師京師人相告曰。不圖今日復見白旗也。

日本外史卷三

源氏正記

源氏下

論功叙任聞
起爭端

是月。法皇會諸公卿。論討平氏功。賴朝第一。義仲第二。敘義仲從四位下。任左馬頭。除越後守。除行家備後守。二人不悅。更除義仲伊豫守。行家備前守。並聽院昇殿。收平氏五百餘邑。賜其百四十于義仲。留衛京師。世呼曰旭日將軍。義仲生長山野。舉止粗鄙。不任衣冠。為京人所嗤笑。初以仁王子為僧。奔越後。稱北陸宮。年十七。義仲奉以入京。師八月。法皇以乘輿西奔。京師無主。議立天子。時有高倉

義仲屬意北陸宮
口吻婉法提前事以
涵泳之筆出之有
幸有原不假不隨

聽婦言厭義仲
為君臣嫌隙同室
操戈立案責備賢
者春秋筆法

帝皇子二人叔五歲季四歲法皇欲擇而立之因宣問之
義仲義仲屬意於北陸宮奏曰立君重事非鄙人所敢問
然辱受咨問敢不竭情故三條宮憤平氏之專橫欲拔陛
下於幽厄時命未會殞身鋒鏑天下悲之臣之樹功於今
日亦奉遺令也今議建立而不及其胤人心云何法皇以
其嘗為僧不聽卜二皇子叔吉法皇納寵姬言欲立季再
卜而立之是為後鳥羽帝法皇頗厭義仲欲召賴朝來京
師義仲爭為不可弗聽義仲憤懣而北兵乏糧四出鹵掠
法皇患之時平氏在南海屢侵山陽行家請赴討詔許之
義仲曰行家雖勇數奇不可使將乃更命義仲義仲發京

敢擇任國胡為者
也二語不醒

賴朝一番籌畫
妮可聽挽首
然

師以足利義清等為先鋒閏月義清與平氏戰于水島敗
死義仲欲進攻南海途聞賴朝遣兵且入京師則引還有
詔止之不肯先是法皇使者至鎌倉賴朝廷見言曰平氏
棄京師自逃而義仲行家擣虛入之乃矜功要賞敢擇任
國胡為者也臣當疾往伐之而藤原秀衡等日夜窺背臣
未可以奉詔且帥大兵入輦下徒為騷擾使者歸報公卿
皆想望賴朝風采爭問狀使者言賴朝軀矮而面大然舉
止詳雅言語明晰非義仲比也賴朝又使使奏曰平氏所
侵諸邑宜盡復其故主臣等不宜利之平氏降者宜從赦
宥臣嚮被宥故有今日源平並立同衛王家古制為然自

言極不遜

和事法皇此舉

極是

針鋒相對

使幸臣不當傲
之而反

朝廷視之何有彼此哉。法皇益屬意於賴朝。屢使使召之。於是賴朝使弟範賴義經監關東貢賦西上。以詞義仲。義仲欲拒之。與行家謀奉法皇於軍。行家素有寵於法皇。密奏之。法皇乃使僧靜憲詰義仲。義仲對曰。孰造此言者。臣徒慨官家之貳於賴朝也。故欲與決。雌雄耳。願得賜討賴朝宣。遂詣法皇宮。獻誓書。且請間執讒人。詔慰解之。十一月。屢詔趣義仲西征。曰。或謂汝之不西。欲謀不良也。義仲對以備東兵而鹵掠益甚。法皇遣其幸臣平知康詰之。知康善擊鼓。稱鼓判官。義仲曰。鼓判官反。欲為人所擊乎。知康怒。還報曰。義仲反形已成。請討之。法皇聽之。驟徵叡山。

義仲抄掠自有
說

純是武人聲口

知康不佞爾君
子不取也

園城寺僧兵以知康將之。義仲會將士言曰。我有功無罪。何遽至此。我以五萬士馬留衛京師。而官無所給。不剝豪戶。何以生存。然未嘗敢抄掠皇人也。彼鼓乃讒我。以至此。我將擊而破之。樋口兼光。今并兼平。切諫之。勸其詣闕降。義仲怒曰。吾自起兵數十戰。未嘗知有所謂降者。即降。吾反為鼓所擊。殺耳。遂令將士曰。吾今日決死。汝輩勉之。勿為賴朝所笑。乃分軍為七隊。圍法住寺。知康上牆。踴躍罵義仲。義仲咄嗟赴之。知康走匿。北兵縱火索之。不獲。遂奉法皇于攝政第。帝于閑院。停公卿以下。至知康官爵。自為院廡。別當先是。義仲娶藤原基房女。於是基房徐開諭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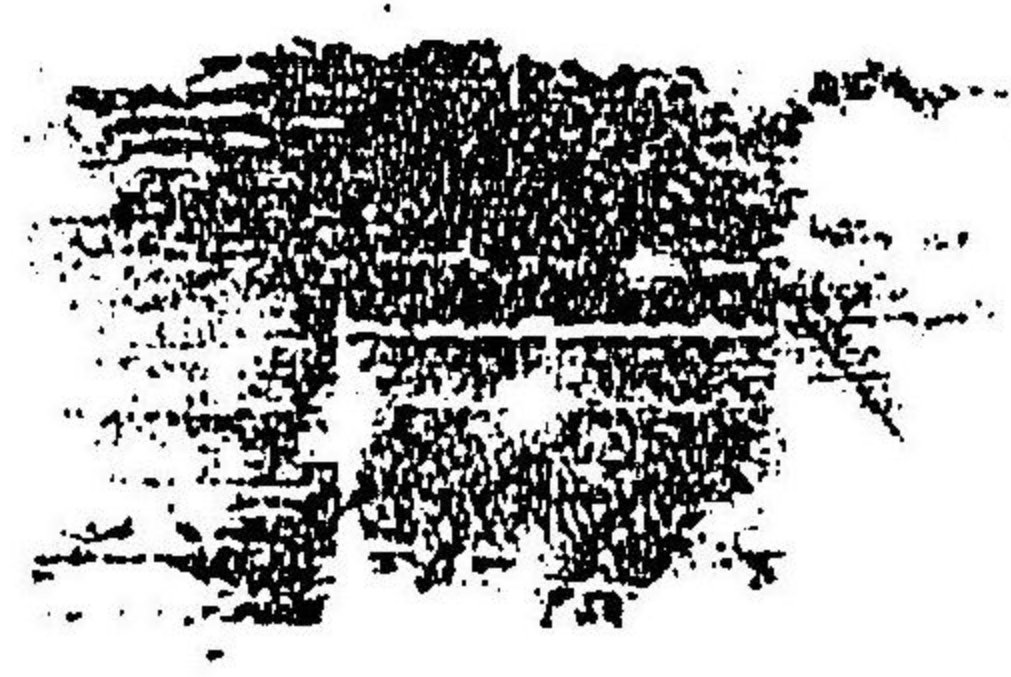
外戚論方辭官

非夾縫中點出行家畔義仲以

文氣不直

寫傳檄征討忽叙駿馬好整暇

乃徙法皇于西洞院。自辭其官。爵元曆元年正月。義仲敘從四位下。任征夷大將軍。先是行家與平氏戰室山。敗。遂據河內畔。義仲遣樋口兼光將兵擊之。而範賴義經已至伊勢。橘公友者往告變焉。遂赴鎌倉。賴朝見公友曰。義仲有罪。宜詔臣誅之。知康何人也。焉得與義仲敵。乃檄八州將士西討。義仲而知康來。鎌倉欲自辭說。賴朝戒內外勿為通知。康至無肯顧者。無幾何。徵兵聚者六萬。乃盡委之於範賴義經。因令曰。木曾阻我兵。必於宇治河。皆具善馬。可以騎渡。賴朝有駿馬二。曰池月。曰磨墨。梶原景時有寵。其子景季年少銳勇。於是請得池月。以先登。賴朝曰。



賴有戒名將愛馬自官而生

賴朝呼這戒之是賴朝明知景季之必爭也而猶賜

乞焉者多。吾不與也。顧範賴等戰不能克。吾且親往。此吾乘也。乃賜磨墨。諸將士皆發明。日佐木高綱自近江來謁。賴朝問曰。聞汝在近江。盍直從軍入京乎。高綱對曰。臣如從軍。不敢期生。欲一見君訣別。且奉指揮也。馳三日。乃達。臣唯一馬。罷不可用。故後期在此。賴朝喜。因謂之曰。汝能為我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居河上。識其淺深也。於是遂出池月。賜之高綱。感喜。謝曰。君聞高綱未戰而死。則不能先登也。聞未死而戰。則先登者高綱也。拜舞而出。賴朝呼返戒之曰。景季等乞焉而不與。汝記之。對曰。諾。時大軍陣于浮島原。景季視群馬無過磨墨者。牽而上高丘。誇示

之是賴朝啟其慶
端幸高綱以權河
謝至否則殆矣以
一物而使成爭奪其
不善調遣可知

空甲摩室宿寫景
季高綱問答層
非盡情

於衆已而有。大嘶聲。畠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至此。已而高綱僕牽池月至。過丘下。景季問曰。誰乘。僕對曰。佐佐木氏之乘。景季大愠曰。不圖公之視彼。踰我。我寧與彼死。使公喪二良。即扣刀要路。而待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梟原邪。公之囑我。殆為是也。漸近。景季呼曰。四郎久濶。彼乘。公所賜乎。高綱哂曰。否。吾患無善馬。欲就公廐借之。聞磨墨已。賜於子矣。池月不得命矣。子且然。沉於高綱乎。然君事方急。不遑顧慮。遂誘廐人竊之矣。後有責問子。幸救解之。景季色解。笑曰。悔我不竊也。乃與俱。西範賴向勢多。義經向宇治。義仲聞之。議戰守。見兵千騎。乃遣今井兼

義經一切布置并
井有條善於軍政
非有羅武庫者不
能寫出

平山木義弘拒勢多根井行親。循親忠拒宇治。撤橋板樹。柵。張繩於水中守之。二十日。義經以騎二萬五千至東岸。戒居民避軍。而火其廬舍。以布陣焉。起櫓。自登具筆硯書。將士功最。曰。將以報鎌倉也。將士皆奮欲戰。義經又發令。而軍囂。不聞令。乃取平等院鼓。槌於櫓下。一軍屬耳。義經乃令二萬人中。必有善泅者。直前嘗之。我勇士緣橋架。防敵。勿使敵射我。泅者爭釋甲而沒。刀截其繩。平山季重。澁谷重助。熊谷直實等。上架而射。射戰良久。有二騎。鞭馬亂流而進。先者景季。後者高綱。高綱自後給景季曰。子之馬條慢矣。景季駐馬。約條高綱。則超乘而過。上岸自

名景季踵上義經上功簿高綱為先登第一景季為第二
畠山重忠以手兵繼渡行親射之中其馬重忠洎而達岸
揮刀而進北兵辟易義經乃以全軍渡擊大破之行親搏
戰而退義仲馳使請法皇幸醍醐寺弗聽則率兵馳赴其
官拔刀瞋目立于階下具輿趣幸宮中股栗會有來告東
軍已至木幡矣義仲馳出過五條第訣妻藤原氏久而不
出有二士諫之自殺帳前義仲乃出遇行親親忠合其兵
兵廩三百騎望見東軍旗幟彌天曰吾死矣諭將士散去
衆請生死相從義仲乃進冒東軍重忠景時等累進皆潰
義仲驅進與義經遇義經以數百騎攢蹄衝擊因亂射之

點清從征諸將
絕妙排場

義仲大敗被創以殘兵西走義經使其兵追之而與重忠
等詣法皇宮大江業忠上宮垣望見之曰義仲復至矣一
官驚怖業忠又報曰旗號自別蓋東兵也義經踵門下馬
賜言曰臣源賴朝使者義經也破賊而至矣願為奏之業
忠驚喜跳下匍匐入奏之法皇大喜延六人列立中門外
見之使人指問其名穿赤錦袍者曰源義經被緋甲帶大
刀者曰畠山重忠亞重忠者二人曰澁谷重助河越重賴
玄甲者梶原景季黃甲者佐佐木高綱法皇曰皆壯士也
因勅護宮焉義仲既敗欲挾法皇西奔還至于宮義經等
擊卻之義仲走至三條磧東兵爭要擊之義仲且戰且走

六勇婦人

隨事感傷雖順

筆點染却靈心

四映

與別震姬相似

殘兵十三騎重忠復追之義仲妾曰巴兼平妹也有膂力每從軍是時單騎止鬪重忠欲生得之注目薄之攫巴甲袖巴策馬躍袖絕重忠舍之而還義仲以七騎走會範賴既破勢多而入遠江人內田家吉在其先鋒巴與之搏斬其首以視義仲義仲歎曰家吉美而勇乃授首於女子不知吾亦終死何人手也因諭巴遁去曰臨死攜妾人謂我何巴請共死義仲強之巴乃泣涕辭去義仲走至粟津遇兼平兼平曰義弘戰死矣臣未審主公為何狀是以脫歸耳義仲曰吾宜死於京中欲一見汝故忍而至此身創力竭可以自殺矣兼平曰主公努力方今平氏在西佐公

嗚呼義仲死矣兼平死勇者不得其死有也

在東主公盡走保北國以圖三分臣請留防敵主公可以逃也乃樹旗集潰兵潰兵稍聚得數百騎進衝敵陣貫而過者三乃有二十餘騎範賴以數千騎圍之義仲奮戰盡亡其騎獨有兼平兼平乃指一邱樹謂義仲曰君赴於彼徐自為計臣請拒於此義仲徑田赴邱馬陷于淖顧視兼平箭中額死年三十一兼平方奮鬪餘八矢射斃八騎聞敵中傳呼木曾公死曰吾事終矣啣刀墮馬自貫而死東軍振旅而兼光方破行家追之紀伊聞難還京師其兵道亡比及鳥羽有三十騎東兵赴擊兒玉黨與之有姻諭降以歸請宥死朝議不聽義經傳義仲以下首京師帛書

收東不漏

平氏復張源氏小

其。誓。曰。賊。義。仲。縛。兼。光。從。其。後。終。斬。之。義。仲。叔。父。義。廣。初。防。一。口。兵。敗。逃。伊。勢。後。為。賴。朝。所。攻。殺。義。仲。子。義。高。嚮。質。於。鎌。倉。賴。朝。妻。以。女。後。欲。殺。之。義。高。覺。而。遁。追。捕。被。斬。妻。悲。慟。不。食。賴。朝。歸。罪。於。追。者。斬。之。欲。改。嫁。女。於。藤。原。高。保。不。肯。而。死。義。仲。妾。巴。既。別。義。仲。釋。甲。間。行。歸。信。濃。遇。義。仲。親。故。具。語。以。故。相。泣。也。時。年。二。十。八。削。髮。為。尼。居。越。後。友。松。祈。義。仲。冥。福。以。終。身。云。義。仲。既。死。平。宗。盛。自。南。海。徙。山。陽。山。陽。將。士。自。室。山。水。島。二。役。服。從。平。氏。平。氏。終。復。福。原。築。城。據。焉。負。山。臨。海。生。田。為。東。門。一。谷。為。西。門。勝。兵。十。萬。餘。擊。大。艦。數。千。平。教。經。轉。戰。于。備。前。安。藝。淡。路。和。泉。皆。捷。

勝知被知已百戰百

源。賴。賢。子。義。嗣。賴。仲。子。義。久。居。淡。路。皆。為。所。殺。平。氏。威。振。關。西。期。犯。京。師。賴。朝。聞。之。趣。二。弟。赴。伐。以。二。月。三。日。攻。一。谷。範。賴。以。五。萬。騎。向。東。門。梶。原。景。時。監。軍。焉。義。經。以。萬。騎。向。西。門。土。肥。實。平。監。軍。焉。以。明。日。為。清。盛。忌。辰。延。至。七。日。先。期。三。日。早。發。義。經。取。丹。波。路。兼。行。比。暮。至。三。草。山。聞。平。資。盛。等。七。千。騎。陣。山。西。也。召。實。平。議。曰。夜。襲。之。乎。抑。待。旦。也。實。平。未。對。田。代。信。綱。進。曰。敵。謂。我。恃。衆。稽。留。也。則。急。襲。之。必。勝。義。經。曰。是。得。我。心。即。發。命。僕。辨。慶。火。浴。道。民。家。取。明。而。過。夜。半。至。山。西。急。襲。資。盛。資。盛。果。不。備。大。敗。走。天。明。令。信。綱。實。平。以。七。千。騎。赴。西。門。而。自。將。精。騎。三。千。向。鷓。越。

同心之言其利斷
金况同志哉

奪圍捷戰之有
焉

鷓越者。城後間道也。日暮駐軍。熊谷直實平山季重在麾下。直實謂其子直家曰。冒險混進。孰後孰先。欲立功者。不若向西門。直家曰。然此公常先士卒。不可隨也。未知平山子何如。使僕闕之。季重甲冑。按刀獨語曰。誰能先我。僕歸報直實曰。彼所見亦同我也。乃馳赴一谷。天未曙。薄門自名。季重踵至。敵闢門。二人突入。奮鬪。城兵辟易。季重出。亡其旗卒。乃復入。斬其敵。而出。實平信綱皆至。令士卒繼攻。門堅不破。範賴亦令諸軍薄東門。武藏人河原高直與其弟踰柵。先登中箭死。梶原景時使輕卒拔柵。以五百騎入。鬪既退。顧失景季所在。復入索之。景季在敵中被髮而鬪。

有膽識相其貌
得

箴插梅花以自標。景時識見。挈之而出。當是時。平氏專防東西二門。而不圖義經。義經之向鷓越也。路險夜黑。令辨慶索鄉道。辨慶認火光。得一人家。見翁媪對坐。告以故。翁曰。小人以獵為業。諳知山路。而今老矣。有一兒。膽氣可用。呼起從。辨慶謁義經。義經執火視之。長身高顴。持獵弓矢。問其齒。曰。十七。義經為冠之命。姓名曰鷓尾。經春給鎧仗。以為鄉導。問鷓越如何。經春曰。太險。人馬不可行。唯鹿能踰之。義經曰。鹿四足。馬四足。等耳。先衆馳之。至鷓越。則天明。頰視城中。二門戰方酣。義經欲急應之。而懸崖數百仞。如經春所言。衆相目。莫敢進者。乃試驅鞍馬。二下之一傷。

與鄧艾踰崖襲蜀相似

義經可謂入虎穴得虎子

從在傳舟中猶可稱脫胎

請暴不許以公義私仇愷切言之使不能不許

一達義經曰可下矣乃屈其所騎馬後足一鞭而下三千騎皆傲之胄鞍相觸直達城後大呼而入平氏軍駭擾自相擊刺教經等敗走義經縱火乘之烟焰漲城範賴實平破東西門而入三面合擊斬平通盛等十人擒平重衡宗盛奉乘輿航海而逃衆攀舟爭乘斷臂滿舟遂奔讚岐倚田口成良之衆保于屋島九日義經範賴以首虜還京師請徇而梟之不許義經抗疏曰臣父義朝盡忠於保元而為人所誣誤卒宣詔於獄門平氏昨為威勳今為國賊臣等竭力攻討進不顧死者不獨重王命乃欲雪父恥也臣兄賴朝深存此志今而不見許焉臣等復何所望朝議終

不即殺頗有步驟以二姬侍與前支事同而叙法不同前後聯絡造為呼應如喬枝經兩滴滴歸根

許之三月賴朝以平義仲功敘正四位下遣梶原景時檻致重衡於鎌倉面見使景時將命曰吾非忘相國之德若王命何然不圖公之卒臨此也則至若右大臣氏亦當不日相身重衡請速死賴朝屬之於狩野氏侍以二姬餽酒食焉以平族未夷不輒殺也是月令土肥實平鎮撫山陽道六月奏請任範賴參河守敘從五位下範賴來謝鎌倉置酒勞之八月復遣西征是月法皇以義經任左衛門尉補檢非違使時伊賀人作亂應平氏州守護平賀惟義討平之餘黨竄匿京師義經捕斬之九月賴朝以範賴統西海軍事義經統南海軍事令範賴先發以三萬騎下山陽

願有經濟再得才
德者輔佐之至深
難也

道聞平行盛軍兒島赴攻陣于藤戶阻海水望敵敵招之
挑戰我兵不能渡佐佐木盛綱潛問土人以津夜與俱濟
植竹條為標而還旦日敵復挑戰盛綱躍馬破濤而進衆
從之擊走行盛進入周防是月義經敘從五位下聽院昇
殿十月賴朝置公文所以大江廣元為別當焉以出政令
置問注所以三善康信為執事焉以決訟獄令將士曰凡
武門之事悉奉法皇旨有不便者徐分疏之遂奏曰方今
天下半定貢賦闕乏請簡擇國守撫輯流民京畿控弦之
士悉從義經西討平氏其有功者宜附臣論賞焉僧徒帶
兵者宜附臣禁止收取焉又檄關西諸族援攻平氏文治

戒為伏筆有手
揮目送之妙

天惟能者輕
任事

元年正月範賴至赤間關無舟可濟軍疲糧乏將士皆思
東歸範賴以書請濟軍食賴朝答書因戒範賴曰在軍務
緩撫衆心慎勿左右耳語致其危疑乃至進戰慎勿犯先
帝太后願使二位尼奉帝而至也宗盛懼怯必生得之範
賴諭曰杵氏給戰艦木上氏餽糧食遂進濟海詔千葉常
胤曰吾聞之家兄周防通京畿控宰府為西國咽喉吾今
欲令智勇而有衆者居守焉誰可者對曰三浦義澄其人
也乃命義澄固辭不許範賴以諸軍濟海踰月賴朝所給
糧船至軍益振與原田種直戰于葦屋浦大破之得其子
賀摩先是義經數請征南海法皇以京師多賊黨不許許

義經按時度勢
器識不羣

垂意乎之

景時之請以言不
習水戰而壯雖能
進能退亦合兵法
此但知我而不敵
也有進而無退置
之死地而能生淮
陰者水一陣終
在知彼知我耳

傳曰見可而進知
難而退又曰有備
無患景時逆權
之說頗為周詳義
經恐其懈軍心不
從卒至舟艦破壞
行軍之不可不備
又如此



出其不意義經善
於用兵

先遣其將校義經奏曠日彌久範賴糧盡東歸而鎮西兵
士浸屬平氏則勢難拔也乃許之義經乃戒服抵法皇宮
白曰自平氏奔竄關西奪官稅亂官民三年于此臣既奉
追討之命鬼界高麗窮其所至鑿之而後已否者不復入
王城矣二月發京師艤于渡部東兵不習水戰人人自危
梶原景時曰請為逆權義經曰何謂逆權曰舳舻皆設櫓
進以舳退以櫓義經曰求進而退兵之通患乃欲求退乎
曰宜進而進宜退而退良將也有進而無退野猪而介者
耳義經變色曰猪乎鹿乎吾不自知吾唯知進而勤敵為
快而已公若為大將逆權千百聽公所為若義經則不欲

也衆目笑景時景時慚恚義經遂令將士曰進而死者從
我退而生者自此去畠山重忠熊谷直實金子家忠佐佐
木高綱等願從者數百人將發逆風俄起舟艦壞破乃留
修艦艦成義經託言落宴以具糧食即夜令解纜時風反
而益暴舟人不肯義經曰風順盍發伊勢義盛張弓注矢
曰不用命者射殺舟人相謂曰行死止死死一耳乃發從
者五艦百五十騎獨置炬於義經舟乘暗而南舟駛如射
黎明達尼子浦望岸上有赤幟可三百騎義經令曰我馬
足瑟縮不可直用驅而游之結束騎焉勿虛發以費箭衆
從之上岸大戰擒敵將田口良連其捕虜言櫻間良遠以

從使者口中表義
經智勇兼備為
寇敵作引證

五十兵守勝浦城。義經馳抵城。疾攻拔之。進至中山。見一卒齎書京人也。義經問曰：子何之？曰：之屋島。義經曰：吾阿波人。應內府徵者。如聞源氏。子必途覩之。其兵幾何？卒曰：可六萬。曰：子所齎誰書？曰：六條夫人書。夫人內府妹也。曰：書中何言？曰：吾焉得知之。獨口授我曰：九郎既發京矣。彼真可畏者。以木會如鬼神。彼一舉取之。君急修城。集兵以為之備。書辭亦如是耳。若公等亦宜亟赴之。曰：諾。且子屢赴屋島乎？曰：然。曰：聞其城甚固。然否？曰：否。潮來則須舟。潮去可騎。渡義經乃叱曰：吾九郎也。奪其書。縛卒于樹。以五十騎疾馳。明日至屋島。縱火於高松里。平氏大驚。

人皆愛之我獨憐之
眼高於頂力大狂有
為義佐寫生即作
者自為寫照

以為大兵至也。舉族乘舟而義經已至城下矣。騎能屬者七人而已。城兵有平有國呼曰：大將誰？伊勢義盛對曰：九郎判官。曰：是義朝婢子。從鐵賈如陸奧者乎？義盛怒。城兵嘲罵不已。金子家忠令弟近範注箭射殺罵者。義經恐敵知其寡單也。乃縱火燒城。平氏兵皆航。更來迫岸。七騎拒射我兵。後者稍稍來屬。又有州人藤原範忠者。以生兵數騎來曰：臣曾祖範明嘗從八幡公戰陸奧者。義經喜以為先鋒。戰而交退。日既晡。敵以一舟載美姬。插扇于竿。植之舳。去陸五十步。麾而請射。義經曰：誰命中之者？眾薦下野人那須宗高。義經召而命之。宗高騎而獨出。兩軍注視。宗

以勝衆縱橫奮
擊義僅身都是
膽也

此言良是

嗣信可謂知有君
知有身

高一發斷扇轂扇翻而墮兩軍大呼平氏兵怒而來戰義經親擊卻之追而入海遺其所執弓于波上俯欲取之敵兵爭以鐵搭鈎其胄義經以刀扞之鞭扱其弓從兵呼曰舍之義經不聽終取之還從兵曰君何輕身而重弓曰不也。使吾弓如叔父鎮西八郎之弓則可否者是貽敵笑也。宗盛憾失義經令教經率精兵迫岸射義經佐藤嗣信以身蔽義經輒仆教經豎菊王下舟欲斬其首嗣信弟忠信射殺菊王扶兄還營義經親視嗣信枕之膝問所欲言嗣信曰臣自出陸奧已委身於君代君而死死且不朽獨不觀君鏖敵為憾耳義經泣曰我鏖敵在旬日而不及疇汝

招撫決不可少

勞嗣信肯謝而絕。是日鎌田光政亦被箭死。義經請僧葬光政。嗣信于高松贈以名馬。蓋藤原秀衡所贖。宇治一谷二役所騎也。一軍感泣。皆思為義經死。是夜西軍陣屋島故趾。東軍陣高松。東軍皆倦卧。獨伊勢義盛虞敵來襲。徇警徹明。明日義經侵晨復赴屋島。西兵善戰。擊破之。平氏走。保志度浦。義經追擊復破之。因降將言。聞平氏將田口成良遣其子成直。以兵三千徇伊豫。命伊勢義盛往說降之。義經并其兵使成直作書招成良。成良終送款焉。平氏舟逃志度。而西義經循陸追之。東軍阻風。後發者悉來屬。軍益振。時三月廿三日也。宗盛欲赴鎮西。範賴以三萬騎

歷叙交綏情形以見戰攻不易

軍豐後平氏不能入還泊壇浦兵艦凡五百艘熊野湛增河野通信皆來附義經明日義經以兵艦七百艘大戰海上西兵殊死戰我兵少卻義經勵衆進和田義盛挺進而射箭軼二百步及平知盛舟知盛使新居親清答射箭汰義盛胄傷其後騎我軍羞之義經命淺利義遠還射義遠按其箭曰幹短且弱請以我箭乃注十四拳箭洞親清胸而過海三十步義遠義定弟也義盛慚憤迫敵亂射殺傷甚多義經以成良言知宗盛等所在麾軍萃之令成良為內應西軍大敗教經怒入我船薄義經義經躍入別舟教經不能及乃赴海死知盛以下六人前後皆死二位尼懷

一般投海救法不同前後移易不得

厚忍耻偷生小願

養和帝投海平太后繼投我兵撈得之義經使徇曰赴海者貴人也我兵勿得辱於是奉太后以下于其船遂生擒宗盛慶平氏軍海水為之赤四月東軍振旅以俘獲旋徇之京師還納鏡璽範賴留鎮西海六閱月乃還賴朝遣使二名西禁兵士侵掠事無大小一奉朝旨行將士不因其奏而拜衛府官者不許東歸詔敘賴朝從二位五月檻致宗盛父子於鎌倉義經護送行至內海使父子徒行七匠義朝墳六月至鎌倉於是賴朝大會諸將士自坐簾內而延宗盛於前舍使比企能員言之曰賴朝非敢復私仇乃成王命爾今日之臨何幸甚也宗盛懾伏請宥死不許諷

公義私仇於此兩盡

書賴朝心陰畏義經愛積慮已非一日然後說間命骨肉殘文章誅心之筆

使自殺不解乃復令護送西還更宗盛名末國敗為讚岐權守斬之于篠原傳首京師梟于右獄斬平重衡于南都處大納言平時忠於流八月詔使使就義朝墓贈內大臣正二位是月賴朝奏請以同姓五人補東國諸守特詔任義經伊豫守兼院廐別當宿衛京師初賴朝擇西征大將欲試諸弟之材陰以火烙盥器而使諸弟更侍執焉執輒驚釋獨義經終盥不釋神色自若賴朝是以知其堪事而心陰畏之梶原景時有寵監義經軍義經不與諮事景時怒屬範賴畠山重忠初隸範賴憎景時負寵凌人去屬義經景時益怒寢譖之於賴朝賴朝性忌克平廣常源忠賴

總將上項事逐一點出東上起下

皆以驕傲見誅殺聞義經亦負功自專也稍惡之景時又爭逆樽議相啣益甚壇浦之役請為先鋒義經不聽而自先景時諍罵不已義經怒欲誅殺之景時撫刀曰我知有鎌倉公而已諸將居間事乃解景時歸鎌倉百方讒之平時忠為平氏疏屬其從西奔竊贊謀畫及其就擒有簿書一篋為義經所收時忠與其子謀奪還之以除禍本乃以女妻義經義經乃還其篋賴朝聞而惡之賴朝方舉一男而親信其外舅北條時政諸骨肉皆被猜防義經東獻俘鎌倉至腰越驛賴朝弗許入使時政出受俘義經乃寄書於大江廣元自訴曰義經代征討之勞上夷國賊下雪家

讀此卷深歎賴朝
設陰狠諸臣皆
大之流不能善處人
家骨肉徒逢惡霸
人自殘手足義經與
朗英敢才非禁傲不
馴者比其婉曲自明句
句入情恨當時無二
明理達用之為反
復用專竭力匡救
也惜哉

取心竊期褒賞不圖忽蒙讒言曠日於此莫以自明徒涕
泣爾將永違恩顏骨肉誼絕自非先人之再生誰為分疏
焉義經幼孤從母逃匿流寓諸國為氓隸所役未嘗一日
安居焉然而幸慶忽會至忝重任或策馬峻坂或凌風大
海不敢顧軀命欲以慰冤魂伸宿憤豈有他哉既辱五位
尉榮顯何加而忽遭此厄憂深悲切敢上誓書要之百神
而威猶不霽也不得不仰公之救護伏願乘間進說庶幾
亮其無他卒被恩宥得享終身之安不報義經怏怏而西
賴朝聞其怨望也怒奪其邑時行家匿京師義經潛相往
來賴朝遣梶原景季命義經討行家且詞之義經稱病間

欲加之罪何患無
辭賴朝雖聲罪
致討衆人尚有人
心

景時昌俊皆無人
心鷹犬之流

日乃見景季景季及言其病羸狀景時曰兩日間廢寢食
以裝病焉爾賴朝乃召諸將言曰誰為我擊九郎者九郎
亦不負我知耳而先我昇殿不告我為五位尉車服華侈
翱翔院中饒有君寵何不自孫壇浦之役與太后同舟又
娶平虜女橫恣如此不得不誅鋤誰為我擊九郎者衆莫
敢答賴朝不懌乃命景時景時辭曰判官素惡於臣臣往
判官必備之不若遣其意外者襲之乃命昌俊昌俊者南
都僧也因事在鎌倉以勇桀見親近於是授計而西至京
師去義經堀川第四町而舍義經尤其不亟來謁召而詰
之對曰臣此行詣七大寺欲畢事然後謁耳義經笑曰否

義經甲說破
舞姬目中窺破
次第淺深寫法

否得非以二位旨圖我乎吾今欲囚汝顧恐人謂吾為怯也且汝兄氏使者吾不可先發昌俊獻誓書歸舍義經所幸舞姬曰靜闌昌俊謂義經曰彼將去四顧第中而注目於廐恐有異志義經不為意及昏又告曰大達塵起人行距躓不可不虞也使二童往詢昌俊舍久之不還又使婢走還曰童駢死于門門內鞍馬可五十匹士擐甲將騎焉夜既三鼓第外大譟直于第者僅七人靜急取甲被義經義經令開門騎而突出呼曰在今日誰敢圖義經者昌俊與兒玉黨六十餘騎散而亂射義經從士聞變四至行家亦來救昌俊終敗走義經徑詣法皇宮箭蜩集於冑而

昌俊對答以顯
遠死惜用之當無
足取焉

蕙實不愧在風

此莊公同休段等事
一般聲口

寫義經張弓

在籠者三奏變而還昌俊逃鞍馬山山僧與義經有故索獲獻之義經誚其背誓對曰誓者昌俊襲者二位義經怒毆其面曰我面即二位面毆我面是毆二位面也義經壯之欲使活還昌俊請速死乃斬之義經行家遂迫請討賴朝宣旨公卿皆憚義經欲權許之獨藤原兼實不肯曰賴朝罪未至當討且命弟討兄如之何法皇遂許之義經僕安達清經常為賴朝間義經於是走報之鎌倉賴朝方落長勝壽院聞報曰可也畢禮而歸曰彼殺我使可以伐也乃戒諸將束裝曰且日將發小山朝政以下五十餘人請即夜發乃以為先鋒命之曰及我未至誅彼二兇後五日

拔箭忽另起一波
又作頓意義局
法變化不測神乎
技矣

廣元之策為流心
得惜舍本及季

親發鎌倉。檄諸道會軍於途。義經聞之。詣法皇。請勅關西
兵援已。法皇許之。補義經九國地頭。行家四國地頭。十一
月三日。義經與行家及女婿源有綱等。俱奔竄西海。不知
所往。伊勢義盛與義經訣。歸伊勢。襲守護首藤經俊。敗。匿
鈴鹿山。經俊攻殺之。賴朝至黃瀨河。聞義經既奔。乃還鎌
倉。以朝廷宣討已訖。寬不已。法皇乃急宣諸州索義經。未
獲也。平氏餘黨又竄匿所在。天下騷然。賴朝患之。大江廣
元建策曰。方今大亂初平。關東倚安帥府。而奸豪伏匿於
諸道。隨起隨討。輒發東兵。則勞費不量。民苦誅求。為今計
者。莫若國司置守護莊園。置地頭所在。追捕則天下可坐

子路問政子曰必也
正名乎此時必是
位何至此

足食足兵相附而
行為之聚斂能不
大悅

而定也。賴朝大悅。遣北條時政護衛京師。因奏請之。且請
課畿內及西南四道。每段五升。以充兵食。朝議從之。賴朝
薦家人有功勞者。分為守護地頭。而身統之。世因稱賴朝。
曰六十六國總追捕使。賴朝素聞兼實賢。且德其爭院宣
也。貽之書曰。賴朝當平賊之熾。孤身舉義。得至奏功。而不
敢自專。今亂人乃挾命恃柄。敢規非分。賴朝特恐禍亂之
端。復自是起。近日所奏請。非以營私。乃為天下定亂焉耳。
因奏請置議。奏官十人。撰公卿充焉。按治公卿以下。豫東
討宣者。二年春。兼實遂為攝政。四月。賴朝又貽書議。奏官
曰。僕生武門。長鄙野。不諳知朝章。偶有所奏。願諸公簡之。

自知不學而不尚

文飾言簡意賅

專執公平以安天下。至如宣旨。或有不便民。亦當盡言焉。面從非忠也。時北條時定代時政。護京師。獲行家于和泉。有網于大和。斬之。十二月。以天野遠景為欽紫奉行。聞行家義經黨與竄鬼界島。擊平之。先是賴朝奏。以比年軍興。民不任農。蠲其管內九國逋租。遂薄其正稅。而諸國準之。是歲又發倉賑。相摸窮民。三年春。遣中原親能大江廣元等。修閑院殿。時輦下多強盜。遣千葉常胤下河邊行。平按之。寓書於藤原經房。稱鎮壓亂賊。莫若二人。二人至京師。盜賊悉平。四年六月。造六條殿。五年正月。敘正二位。三月。修大內。七月。奏請討陸奧藤原氏。以其舍義顯也。義顯即

寓京都畧定情

形志不呆衍

亂後瘡痍未復

得鎮撫兼施申明

規制章法不苟

代死者出於河雖
恩信有以結之
山川間氣所鍾也

義經削籍改名。義經之出京師也。上舟于大物浦。遇颶。與行家相失。匿吉野。五日。山僧羣聚捕之。佐藤忠信曰。臣兄既授命於屋島。臣今亦將代君死。乃佯稱義經亂射。義經得間逃。至多武峯。又徙十津川。復還匿京師。忠信亦來匿。而發覺。與吏卒鬪。終自殺。義經乃與妻河越氏及辨慶等為道士裝。由北陸道奔陸奥。初。義經姬靜從匿吉野。義經諭之訣別。使僕齎資送歸京師。僕奪其資。棄靜。靜獨行風雪中。為山僧獲。致於北條時政。送之鎌倉。詰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以其有姪。留之。夫人政子聞其善歌舞。欲一見。引病不往。賴朝夫妻詣鶴岡祠。召靜命舞。垂簾觀焉。靜固

叙義經姬靜夜
如子夜聞歌令人
酸鼻

此言使賴朝聞之
能無內愧於心乎

辭強之再三乃起上場工藤祐經搥鼓畠山重忠擊銅拍
子靜整衣而進唱離別曲又作歌言慕義經意眾皆垂泣
賴朝變色曰賤婢不肯頌我而敢慕亂人欲誅之政子諫
止賜纏頭罷之祐經與梶原景茂等俱就靜舍飲景茂景
時季子也醉挑靜靜怒而泣曰吾嘗侍豫州豫州非鎌倉
公親弟哉汝乃公家人何遇吾亡狀使公而全友道汝欲
識我面得乎景茂大慚已而分身生男安達清經受命奪
而戕之靜見放還政子厚賜遣之初賴朝聞藤原秀衡舍
義經奏劾其納亂人院宣讓秀衡秀衡陳謝尋病卒遺言
子泰衡等舉二國聽於義經以抗賴朝有院宣使泰衡圖

有父遺命佐義
經院宣使圖泰
衡疑惑宜爾

不愧名為義經

不疑道聽淫說
賴朝胸中早已定
見

景能竭力勸討
喜事之人

義經泰衡疑惑是歲二月賴朝奏曰泰衡庇反者罪與反
同臣請奉王命伐之因大徵兵四月晦泰衡遣兵襲衣川
辨慶經春等奮戰死義經手刃妻子而自殺五月泰衡乃
使使齎義經首來獻鎌倉賴朝方落鶴岡浮屠使使止之
於途六月首至盛以漆函醇酒浸之令和田義盛梶原景
時檢之或曰義經不死匿在蝦夷賴朝不復推究遂奏泰
衡負險阻化不速奉勅不可不伐朝議未許而徵兵稍聚
賴朝諮之大庭景能景能曰大將臨事不顧君命且泰衡
先世為君家人君討其罪何須勅允聚兵徒費母為也賴
朝從之使景能及三善康信等留守鎌倉分為三軍常陸

六川金力赴之

譽熊谷十分慎重

政光之答願不滿意

叙戰用賴朝擊
則對壘之形怨
在目

下總兵自東海道進千葉常胤八田知家將之武藏上野
兵自北陸道進比企能員宇佐美實政將之賴朝自將中
軍以畠山重忠為先鋒自東山道直入陸奥次于多古小
山政光迎犒之入謁見一甲士侍問其名賴朝曰此本朝
無雙勇士熊谷直家者也政光曰此輩單進與臣等異故
易成名耳士赴君難何有彼此顧其子朝政朝光曰汝等
亦單進八月賴朝進至白河關泰衡軍千鞭楯而城厚櫓
山北使庶兄國衡將精兵二萬守之國衡將金剛秀綱以
數千人為先鋒山下穿大濠引遇隈河瀦之賴朝令重忠
赴攻發卒填濠朝光挺軍與加藤景廉等進擊重忠繼進

勳軍進為此着
力

大破之秀綱退合於國衡日既暮賴朝令軍中明日攻城
三浦義村葛西清重先登斃數千人旦日賴朝親進攻城
甚固國衡善拒朝政朝光以下皆殊死戰呼聲動地積鏃
成堆朝光與族朝綱豫遣死士七人自城後冒險大呼
而射城兵謂大兵夾擊則大亂國衡潰圍北走和田義盛
張弓追之國衡亦回馬射義盛先發中其左膊國衡傷走
重忠部將大串某追斬之朝光亦追獲秀綱泰衡聞敗而
遁賴朝進至國府東海道軍斬敵將左藤元治以下十八
輩而來會賴朝未詳泰衡所在使朝政等攻物見岡而自
圍誰母城城兵皆降乃出令曰我軍至津雲橋則敵避之

急者緩之爾登

法為文勢寬

寫得聲勢

讓得正大其牙在
王霸之間
可謂難逃定數

賴朝動合活體雖
不學吾必謂之學

平泉以死守之。先鋒諸將勿貪功。輕進傷我一士。遂以諸軍進。連破栗原三迫諸寨。遂至平泉。泰衡已火城遁。使使乞降。不許。九月。進軍陣岡。北陸軍度念珠關。斬敵將田河行文等。而來會兵。總三十萬騎。白旗蔽空。泰衡奔蝦夷。至贄柵。其將河田二郎襲殺泰衡。持其首來降。賴朝誚讓之曰。泰衡在吾掌中。何須若力哉。若忘恩規。利大逆無道。乃斬之。命梟泰衡首。而宣旨適至。乃進至廚川。泰衡族俊衡以下悉出降。賴朝出鎌倉四十餘日。而平陸奧出羽。乃索其版籍。皆罹兵燹。既聞實後。實昌者。諳州事。召見之。使圖其所記。以知其戶口。阨塞。復流民。賚老人。放俘囚。禁鹵掠。

矣。惜不能親之
民也

取糧於上野。下野。毫不累土人。乃至國府。大書其廳曰。國法一切仍秀衡之舊。勿得更革。令葛西清重留釐州事。使奏捷謝其擅伐。簿上將士功。請分子二州地。十月。還鎌倉。十一月。法皇欲賞其戰功。遣大江廣元辭之。請賑貸陸奧窮民。十二月。法皇封賴朝以伊豆相。摸促朝京師。先是。出羽留守檢邑將廢間田。賴朝禁止之。以安人心。已而泰衡舊臣大河兼任。在出羽聚數千人。詐稱源義經。木曾義高。建久元年正月。轉入陸奧。由利維平逆戰。死之。清重上變。使者謬報曰。由利維平走。橘公成死。賴朝曰。維平非走者。公成非死者。驗之。果然。乃令上總介足利義兼與千葉

於諸將頗能識別

待骨肉無殘忍
故以陰畏字誅
其心也

寓大河兼任等案
支節不苟且

謁墓及在托刀走
雖細事之不脫落
文極周密

常胤比企能員將兵伐之小山朝光以下邑陸奧者道會
之相摸以西具兵待命脅從降者勿斬二月義兼等與兼
任戰于栗原大敗之兼任卻阻衣川陣義兼等亂流又大
敗之清重率州兵來會兼任逃之外濱壘于兜昧山義兼
等圍而慶之兼任脫走踰龜山為樵夫斧殺賴朝責出羽
留守失政罰甲二百賴以天下全定乃議入朝重忠為
前隊常胤殿之十月發鎌倉由海道入朝途過內海謁義
朝墓至青塚召女延壽先是延壽聞賴朝起返致其所託
刀截鬚於是相見道舊故十一月入京師居六波羅先謁
法皇即日朝帝帝直授權大納言尋兼右近衛大將法皇

君臣相得存愛
民願有大臣風範

待之甚厚每入見漏數刻不許出十二月辭兩職賜大功
田百町薦功臣十人拜衛府官使藤原高能留守六波羅
而辭歸鎌倉凡往還所需不累百姓遠近悅服二年正月
改公文所稱政所凡事以政所下文行二月修法住寺殿
冬法皇弗豫賴朝齋戒禱祈焉三年三月遂崩賴朝因大
張法會施浴於民一百日七月天皇詔以賴朝為征夷大
將軍使中原景能就拜之賴朝曰吾為武臣敢坐受王命
乎使三浦義澄迎天使于鶴岡祠受詔書思其父死義以
榮之也四年正月定將士座次四月獵于那須野五月大
獵于富士野長子賴家從焉獵罷將還伊東祐成者與弟

又以私怨相攻殺
縮合自然

因訛傳見範賴
之欲出頭筆鋒
不露

時致夜入工藤祐經舍斫殺之。會雷雨，士卒出鬪，多死者。遂斬祐成時，致犯幕被捕。且日賴朝親詰之，蓋祐成父祐泰嘗為祐經所殺，奪其會我莊，故復仇也。賴朝問何犯吾幕，曰：吾祖祐親將軍仇之，吾仇祐經將軍寵之，吾是以怨焉。賴朝壯之，思宥其死。祐經子哀訴，乃處斬。復會我莊租以弔二孤，二孤之變，鎌倉訛傳賴朝遭害，夫人駭悲。範賴曰：安之。範賴在焉，賴朝聞而惡之。初，義經負功專恣，而範賴每事稟賴朝及義經，反令範賴討之，固辭不許。將發入見賴朝，曰：汝亦為九郎之貳舞者。範賴大懼，不敢發。獻誓書千通，至是又獻焉。就大江廣元謝失言，賴朝見其誓書。

惡是亦算計
賴宜其死也

寫被殺者以錯落
之筆結之竟如天
珠小珠落玉盤

署源範賴曰：稱姓濫也。使者辯之，不釋。賴朝夜聞床下有人氣息急，呼衛士結城朝光發床，獲一人，乃範賴。力臣當麻也。曰：臣視參州憂迫，欲聞幕中之議耳。掠治之，無異辭。八月，遂命狩野氏拘範賴于伊豆修禪寺。其羣臣相聚據濱館，遣兵夷之。梶原景時勸殺範賴，以其手兵五百襲之。範賴射殪十餘人，縱火自殺。五年八月，安田義定亦被殺。義定子義資嘗挑賴朝侍女為景時所發，處斬。義定坐免。憤怨有告其反者，於是殺之。六年三月，賴朝與政子賴家赴南都，落東大寺寺嘗為平氏所燒，夷法皇修之。賴朝為給其資，令僧文覺司役，慶以馬千匹，遂朝京師，踰月而歸。

平氏餘燭張即滅

而賴朝死不賴朝為平氏也倘加之年留心圖治或有可觀然雖捕捕黃雀已愛其後矣

時平賀義信為武藏地頭。百姓便之。賴朝揭其廳曰。凡守國者。當則義信。八月。令東國地頭。有匿奸盜者。皆奪其職。以予捕獲者。七年。六月。平知忠者。聚兵京師。謀襲賴朝。妹夫藤原能保。能保初請賴朝。延後藤基清自衛。於是基清攻殺知忠。平氏餘黨。於是悉平。八年。十二月。賴家敘從五位上。為右近衛權少將。九年。十二月。稻毛重成。修相摸川橋。賴朝親臨。落之。歸墮馬疾。作明年正月。遂薨。年五十三。賴朝年三十三。起兵。六歲。夷平氏。握天下兵馬者十五年。乃歿。詔以賴家為右近衛權中將。總天下守護地頭。是歲。正治元年也。賴家年十八。北條時政以外祖執政。不使賴

北條氏設心不良

家親聽訟。獨與其狎。臣五人游處。寢淫。縱母政子。驟戒之。不悅。時政如不聞知也。賴家有弟曰千幡。為賴朝所愛。嘗置之懷中。召宗族諸將。囑之。小山朝光與焉。及賴朝薨。朝光欲為削髮。以有遺託。未果。一日。衆言其意。梶原景時讒之於賴家。曰。朝光有忠。臣不事二君之語。恐有異志。朝光聞而自危。問計於三浦義村。義村。義澄子也。固善朝光。乃與和田義盛。安達盛長。以下六十六人。俱罪狀。景時因大。江廣元上焉。廣元欲其和解。不敢上。義盛促廣元。廣元以實對。義盛責之。乃上。賴家以其疏。示景時。景時奔其邑。一官無何。潛還鎌倉。賴家命義盛等。逐之。毀其第。景時據邑。

景時歎遇文

聚兵欲擁武田有義為將軍約至京師舉關西兵有義者信義子也二年正月景時舉族西奔賴家遣兵追之景時至狐崎為土豪吉香某所廕殺衆快之景時終賴朝世信寵不衰建久中熊谷直實與久下直光爭疆而訟直實口訥不能辯怒曰景時黨直光臣無所望矣走出拔刀斷髮西奔京師賴朝使人遮止之而不問景時義盛有疾景時借其士所別當而遂不還焉至是義盛乃得復職建仁元年正月越後人城長茂作亂於京師襲小山朝政第朝政時從幸不在其兵拒卻之賊圍上皇宮請討賴家宣不許奔匿吉野賴家下令急索二月獲而誅之長茂姪資盛據

以申明歿死之由

以長茂作亂機感綱之急公又義遠納麗女銷納無恨

鳥坂反賴家命佐佐木盛綱伐之盛綱適出在其門外命至不入家而發三日至鳥坂其子盛季先登資盛逃亡其姑曰板額醜而多力善射遂被虜送到鎌倉淺利義遠請娶之賴家問其意對曰欲使生勇士以益於君耳賴家笑而聽之賴家累遷是歲七月終襲征夷大將軍敘從二位五月有告叔父全成在阿野謀反使武田信光捕放之常陸尋命八田知家殺之當是時幕政無大小皆決於時政其族黨半於一府賴家受制心不能平八月賴家有疾政子與時政議令傳總守護于其長子一幡而割關西三十八州地頭以予千幡一幡外祖比企能員因其女謂賴家

一派外戚時政陰謀險狠

能員尚思挽回

能員恐起釁被殺覺由世起用字

有核

曰近日之議分權起爭不便莫大焉賴家亦憤北條氏所為密召能員於卧内與計事政子側耳障外聞之使人馳告於時政時政與其黨謀之伏甲而託事召能員能員子弟皆曰毋往即往以兵自備能員曰是啟釁也彼何有他意遂往甲起殺之從者走歸告之其子宗員宗員舉族奉一幡據小御所時政遣長子義時率諸將攻之宗員等奮擊卻之昂山重忠選兵疾攻宗員力盡焚第自殺遂悉夷其族并殺一幡諸與能員親善者皆見誅竄賴家病間聞變大恨怒時政歸罪於仁田忠常殺之忠常刃能員者也既而宣言賴家與忠常圖已遂迫賴家削髮幽之修禪寺

幽而後殺其不使聽訟予以狎臣時早算定也

而立幼主使政出控已老奸長技

以千幡代之賴家幽囚無繆寄書於母與弟請得故刃臣數人侍已不答遣三浦義村視察之禁其通書明年七月時政遣人圖之憚賴家趨捷候其浴圍之飛經約首以殺之年二十三子一幡先卒猶有二子長者四歲政子使千幡養之遂為僧曰公曉次者曰千壽丸為中務丞某所養千幡十二歲而立詔敘從五位下襲征夷大將軍賜名實朝居北條氏第下令安撫諸將徵誓於京畿西國將士遣武藏守平賀朝雅率關西地頭監護京師元久元年三月伊賀伊勢盜起伊賀守護首藤經俊逃走實朝令朝雅討之獲盜魁平基度平盛時乃奪經俊職授於朝雅朝雅義

毒殺之何有於
播重忠其能免乎

死得有氣概

害人自害何苦何

苦

特表重忠之勇
以其托後事臣

信子也。與畠山重忠皆娶時政女。而朝雅所娶其後妻牧氏出也。以故時政偏愛朝雅。寢惡重忠。終欲殺之。誣以謀反。令二子義時時房攻殺重忠。子重保其第。時重忠在其邑。時政遣人給告鎌倉。有難宜赴援。重忠即從百餘騎而發。中途望見大兵蔽野而來。始知其實。部下交勸其據邑。聚兵。重忠不肯。曰：吾不做梟原景時之苟免而貽譏也。奮戰中箭死。重忠族稻毛重成。榛谷重朝等。同日皆斬。重成初媚時政。構陷重忠。而終為時政所殺。北條氏忌重忠。日久。重忠勇而有衆。從賴朝常為軍鋒。而性忠厚。不與人爭功。賴朝深知其長者。委託後事。而為北條氏所陷。天下冤

記而斷文章得
體而深意存焉

大有落如履星
朝吉無多之感

叙實朝與賴家

兩相形蒙而

不連而明皆不

足重權

之七月。分畠山氏邑以賞將士。實朝在時政第。時政終謀殺實朝。立朝雅。因聚兵。事覺。閏月。政子遣諸將遷實朝於義時宅。兵皆從歸焉。義時終徙時政夫妻於北條里。令京師將士誅殺朝雅。當是時。諸豪傑千葉常胤。土肥實平等。皆老死。佐佐木高綱。熊谷直實。前後逃隱。獨北條氏專掌幕府事。而實朝仰其成。實朝性喜文。事師。文章。博士。源仲章。學和歌。于中納言藤原定家。而武技不及賴家。然賴家荒淫。至奪安達景盛妾。欲殺景盛。賴朝召呼諸將。不敢名之。賴家輒名之。平知康等以技藝進。負寵凌人。將士憤怨。實朝為人優柔。為將士所愛。初年。令將士各獻賴朝所下

側重義時專權
振起義盛赴義

以泉親衡親起

文書爾時所授地頭不輒褫職自賴朝賴家之世數禁守
護地頭干與吏務侵取分外至是又徵其下文辨恩勲之
殊使結番追捕遣使者行管內問吏民冤枉然政權在於
義時實朝日夜與文士飲宴沈溺歌詠不問外事義時益
專建保元年信濃人泉親衡奉故賴家子千壽丸起兵討
義時使僧安念說諸將多應者義盛二子義直義重
姪胤長等與焉次至千葉成胤成胤不肯執安念送之義
時義時令家臣金窪行親安藤忠家鞠之得狀遣兵執親
衡親衡姓源經基子滿快之遠孫也有勇力殺吏卒數十
人而逃千壽削髮匿京師義直等就虜是時義盛在上總

雖入義時幕中
盡臣下之義宜爾

言之孤

馳歸面謁請購二子義盛為實朝所親信特受命與結城
朝光並統衛兵於是聽其請義盛大喜而出旦日以其族
九十八人列幕府南庭因大江廣元乞赦胤長義時素忌
其強宗欲激而除之命行親忠家縛胤長過義盛前而屬
之吏放陸奧義盛慚忿塞門不出胤長第在便地多欲得
之者義盛請實朝遣人守焉義時請而奪之遂守者割與
行親忠家義盛大怒遂欲滅北條氏日夜會宗黨謀之謀
泄幕府使者來問之義盛陳謝無他使者微見其子弟閱
兵仗還報有令徵兵更遣使者謂義盛義盛乃對曰老夫
受故將軍殊恩豈敢謀反獨兒輩憤義時專恣欲往問狀

寫得酣暢題後
頗不寂寞

寫諸將赴義如陣
風急雨颯起颯滅
正是鑼鼓喧闐忽
尔一聲裂帛帛
滅因銷烟心

老夫諭之而不聽也。遂以百五十騎。分爲三隊。分攻義時。廣元第。而急赴幕府。欲取實朝。其族三浦義村與弟胤義。約守北門。而意中變。走告義時。義時與廣元自北門入。義盛隨圍之三子。義秀排門而入。所向皆破。與足利義氏遇。攫其甲袖。義氏鞭馬踰濠。袖斷。義秀與土屋義清。古郡保。忠俱奮擊。一府中皆辟易。有縱火者。烟焰滿天。義時廣元。挾實朝避之法華堂。接戰一晝夜。黎明。義盛兵疲退。軍前。濱會橫山時兼舉族來援。得三千騎。軍復振。近國兵聞變。來聚。義時召之。疑而不至。請實朝教書示之。乃至。既而。義直戰死。義盛泣而氣沮。終爲江戶能範所射殺。七子皆死。

義秀以五十人航海而逃。義時分和田氏邑以賞將士。二年六月。早。實朝齋戒誦經。既而雨減。東國租稅。十一月。義盛遺臣奉千壽聚兵京師。事覺。大江氏卒攻殺之。十二月。實朝命僧修法會。曰。疇昔夢義盛率族群至我前。吾爲修其冥福也。先是。實朝已累敘正二位。任權中納言。六年。累遷至權大納言。三月。兼右近衛大將。大江廣元從容言曰。將軍欲貽慶來裔。宜戒滿盈。盍辭諸官。獨帶征夷將軍。及高年。然後求大將。實朝曰。吾非不悅。卿所言。然吾念源氏正統縮於今日。不可慮。子孫吾欲飽取官職。以舉家聲。不暇慮子孫也。廣元無言而退。先是。宋佛工陳和卿來在大

芳學錄耳

信不經之談以明
妖由人興

匣下先從側面
再從正面用筆
盤旋

和實朝召見之。和卿自稱知實朝前生實朝。遂欲如宋命。造巨船既成不可用。是歲北條氏召故賴家子公曉。至自京師。用補鶴岡別當。公曉常憤父幽死。謂實朝父仇也。竊謀報復。稱有所祈。祈鶴岡祠者千日。時鎌倉傳言幕府有怪物。被婦人衣。行步如飛。十月實朝任內大臣。十二月進右大臣。承久元年正月拜賀于鶴岡祠。卜二十七日戌時將出。廣元進謁曰。臣平生未嘗出淚。今無故泫然。臣危疑焉。先大將落東大寺。哀甲自備。君宜做焉。毋輕舉也。源仲章曰。大臣大將不可衷甲。廣元又請晝日行禮。仲章曰。秉燭故事也。實朝臨出使。秦公氏梳髮。拔髮一縷。與之。哂曰。

通體以骨肉相綴
作骨結清草本一
線到底

吾遺物也。公卿以下悉從。隨兵千騎。義時侍持劍焉。比入祠門。稱病作。投劍於仲章而歸。實朝乃悉屏隨兵。獨仲章從。儀畢。揖公卿降階。有一人自階側跳出。揮刀斬實朝及仲章。持其首逃去。時方闇黑。內外騷擾。不知何人所為。已而有大呼者曰。吾公曉也。報父仇矣。衆始知公曉所為。圍其所居。公曉提實朝首直赴備中某宅。以食。手不釋首。三浦義村少子為公曉弟子。公曉因使使問計於義村。義村給曰。將以兵迎。而告義時。義時命速殺之。義村乃遣長尾定景率力士五人赴之。公曉望迎兵。久之不至。乃自踰祠後高阜。如義村家。途遇五人奮鬪。定景自傍斬其首。送之。

義時公曉年十九實朝年二十八明日葬實朝不得首以所遺一髮代之源氏正統於此而絕

外史氏曰余嘗踰函嶺望八州之野北控奧羽知源氏基業深且遠矣世傳八幡公臨終遺書其家曰吾後世必有操天下之權者雖信否未可知非無其謂也蓋我王化自西漸東東之强悍難服足以敵全國雖中古鋤治纔就條緒叛服不常每為國患而廟堂不以為憂蓋網紀之弛非一日也相門爭寵骨肉相軋而不能制也盜賊公行劫公卿焚宮闕而不能禁也則何暇恤邊疆哉而夫貞任家衡等皆桀黠之才足以乘而逞焉微源氏父子封豕長蛇荐

通篇米失臣節

為三終篇數語

論定極其讚歎

結構謹嚴神龍

掉尾

神韻絕妙彷彿
太史公伯夷傳

食上國誰能拒之其有大功德於天下如此而朝廷酬功不塞其什一賴義遷任適致困敝義家官不過四位衛尉子孫或以罪誅或以謫逐保平之亂又鬪其骨肉殘亡垂盡何報施之倒也天之福人縮於父祖則贏於子孫固其所也故源氏之福大發於賴朝遂得司天下之權義家儻預睹之邪然余嘗謂天下之權歸源氏久矣而源氏不自知也賴義義家經略東北捍護其民前後十有五年而朝廷如不關知焉及其奏功為將士請賞格遷延不決甚而目以私鬪停之官符使其以私恩嗅咻之則是朝廷自舍其征伐刑賞之柄而付之源氏遂令東北豪傑曰寧背天

子。勿負源氏。當是之時。使義家一唾手起。則函嶺以東。非朝廷之有。不必待賴朝也。而不敢失臣節。以終其身。乃所以貽慶子孫也。舊志稱賴朝之逃伊東也。心私祝曰。願得主關東八國。否則猶領伊豆。得以報伊東氏。由是觀之。其初念。不過割據一隅。而豪傑之素附焉者。爭為之用。兵鋒所嚮。莫不克捷。又得廷臣抱才而不逞者。以輔其所不及。而會於國家網紀極墮之時。碁布所謂素附者。於七道而坐制其命。是雖其智術有以劫持上下。籠絡一世。則亦時勢之自至焉。而其源實出於父祖之餘慶焉。爾吾嘗聞之。縉紳之家。鎌倉之興。大江三善之徒。有竊抱民部省簿記。

無前
劍。蕉。抽。繭。犀。利。

我足句

透極爽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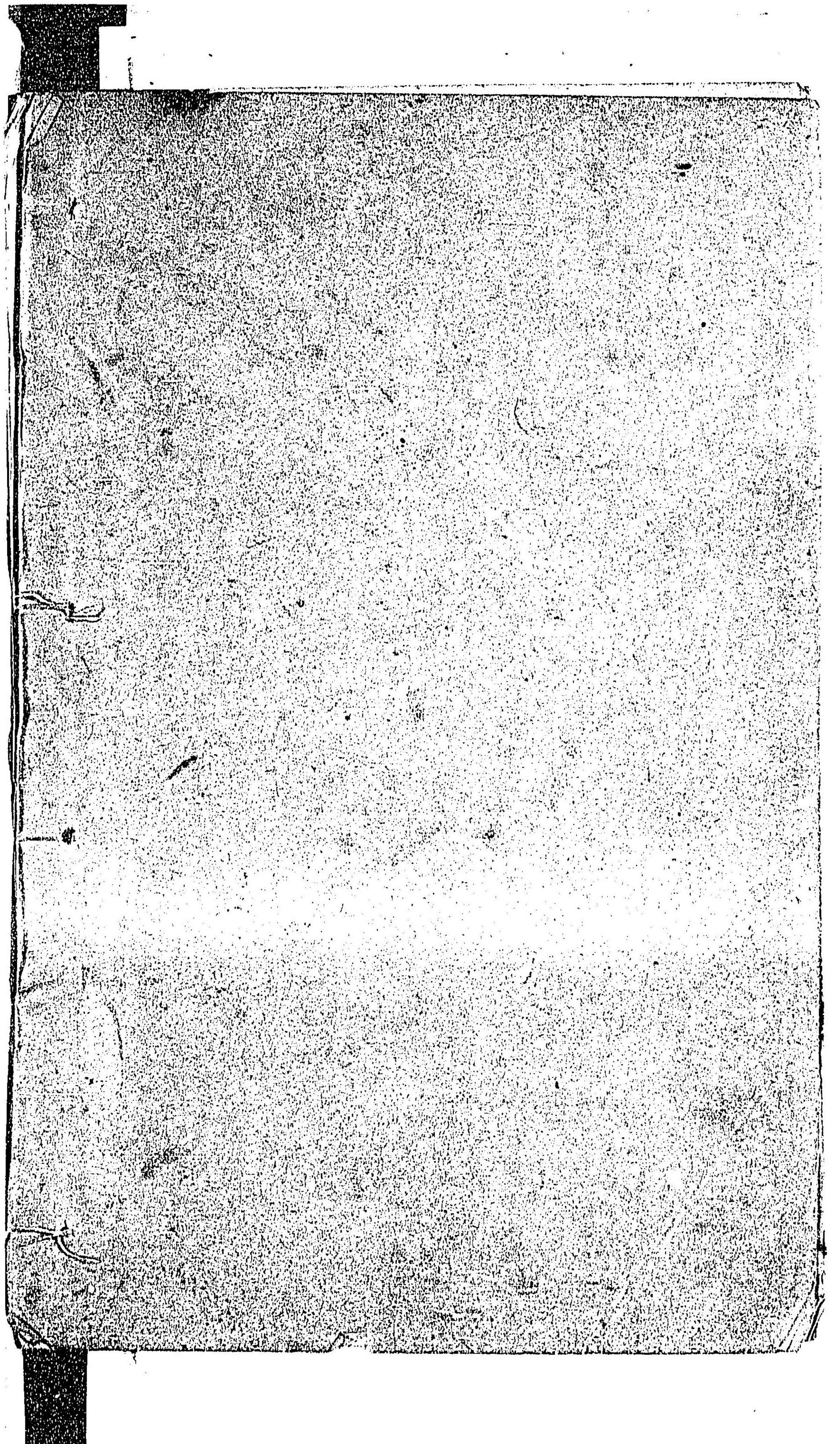


精理名言得未
曾有

而往者。亦可以見人心所向矣。夫王家自放。失其權。而莫之或收。民安所倚哉。於是王族之任其器者。代而操之。以宰天下。亦不得已之勢也。源氏以清和之胄。世勤勞王事。以至於賴朝。經營艱苦。勸建大業。以致天下小康。而不敢僭踰。恭順其跡。又再傳乃亡。天未艾源氏之福也。是以足利氏。新田氏。皆以清和之源。更起宰天下。而皆以上將代操國權。以服事天子。莫非襲賴朝之故者。則是賴朝為天下萬世。創不得已之事。以立不可踰之限。而君臣之際。兩得其宜也。不然焉。知恭操懿卓。不接踵我國哉。雖曰賴朝。有功德於天下。勝其父祖可也。

讀史氏曰。源氏先世其勤勞王家。概不具論。而義朝為平氏所害。刺破巢完卵。眇焉之孤。未嘗有尺寸之功也。恃此滅平氏之故而權勢之盛。竟不亞於平氏。何與之暴也。曰。此其襲平氏之勢故也。夫平氏之前。權在王家。設有人焉。遽欲得之。未必其遽能得也。平氏以來。權歸將門矣。源氏一舉滅之。席其故業。號召天下。天下之人。以其向之奔走於平氏者。而奔走於源氏。此必然之勢也。然而得之易者。失之亦易。滅平之後。不再傳。而亦底滅亡。蓋天初不欲與源。特假其手以滅平耳。朝廷之意。士民之心。亦未必歸源也。不過因其機以圖平氏耳。天命之不歸。人心之不附。其

不能長存宗祀也宜矣。雖然。賴朝之才。初不亞於清盛也。而其行誼亦稍勝之。實朝之惡。亦不若宗盛之甚也。而其滅亡乃似之。此其中有天焉。然使源氏當滅平之後。稍自振作。以盡返其前轍。親親而仁民。則世祚之長。十倍平氏可也。惜乎小有為而未能大奮。舍本而及末者也。



000876-002-7

210.13-R15n

日本外史

頼山 陽/著

M13

ACB-2136



210.13

R15n